

人海燈

刊 月 半

版 出 日 五 十 日 一 逢 每

刊合期八十七十第卷二第

錄 目

- 附插圖一頁——
- 社——一個簡單的問題
 - 言——當前佛教之異勢
 - 誠胡適博士（續完）
 - 〔研究〕自然哲學與人文哲學
 - 〔究〕因明大意（續）
 - 游鎮江山竹林寺記
 - 雜——講餘雜寫
 - 寫——關中雜寫
 - 觀察日本佛教感想之片斷
 - 漫——苦樂先決的問題
 - 談——自己論自己
 - 病中亂緒
 - 東蓮覺苑最近事業報告
 - 附——權實論
 - 載——讀大乘起信論書後
 - 異類法緣記（續）
 - 六祖大師（續）
 - 海吟集
 - 佛教新聞
 - 編者的話

慧

真

照黃
真柳
珍珍

通智智東仁何芝悅大西道智林李李震汪汪大記編
一藏初林蓮張蓮芝大醒嚴嚴楞楞圓圓冰唐者者
定藏初林覺峯西嚴嚴真真真華子選者者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八 年 四 廿 國 民

一個簡單的問題

通一

「全世界人都學和尙不事生育，人類豈不絕了種？」這問題，在文字上，在口頭上，差不多常常會和我們碰頭的，這時，你高興也要答，不高興也要答，不然，使人對於佛教起了極端懷疑，那你够多罪過！但弄久了，似乎成了家常便飯，這套話，記得很熟，似乎毫不費難。

從前，只顧到自己替自己招架外來的敵器，現在我又開始替別人着急了。因為住在香港，這問題會常在我心裏掀翻起來，前些時，在某處又得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現在讓我將它寫出來：

有人問一個女衆學佛者說：你們爲什末不嫁丈夫而在這兒過着異樣的生活？她回答的理由可真高妙，她說：今生苦了，我們得修來生，丈夫是繁贅的東西。據說：當時問者搖頭嘆惜而去，我想這問者如再追問：一今生男的做和尚，女的做尼姑，人種便斷了，來生苦無

處產生了吧！」不知這位女衆佛教信徒將有如何妙答，我想：或者使那位問者從搖頭嘆惜以至痛哭流涕也說不定。

我相信，香港女衆佛教信徒雖多，能對於這問題有正確的見解的恐怕不多，這種現象，就是她自己對於佛教沒有根本的認識，換句話說，這也就是人云亦云的一種迷信心裏的表現。

研究佛教教理雖然是注重信仰，但當你未能斷疑生信以前，佛教並不如其他宗教一樣只許信不許疑，而是教你儘管疑，由疑得解，由解起信。假使你疑而不決，則你自己必定退心，縱使怎樣用甜言蜜語來籠絡你，也是勞而無功。

佛教之貴者貴乎此，而一般女衆不知道，以信仰關岳城隍的心理來信佛教，試問，佛教中縱有此輩信徒有何益處？

佛教女信衆們！不管你是比邱尼或是在家信衆，假使你對這佛教中極普遍的問題——禁慾與人種的問題，都不

能先行研究清楚，只知道盲人騎瞎馬式的盲修瞎煉，對着人，說不出佛教的教理來，只是信口開河，弄出許多笑話來，教別人反而對佛教懷疑，厭惡，那你也等于替佛教作反宣傳，雖然你是在修行辦道，功罪是否相等還是一個問題呢。

香港佛教女信衆中有誰肯對這問題加以開發呢？我們很歡迎！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居士著

報弔式角

道林番三角

本文作者喜歷名山大川，國內佛教名勝，尤多涉歷，今彙集曩昔遊記都爲一冊，欲明佛教名勝實況及有志遨遊者不可不讀此書，至文筆蒼勁其餘事耳。

發行：香港山光道東

蓮覺苑流通處

當前佛教之異勢

智定

時至今日，去聖已遙，留在世間的佛法，真如秋天的凋林一般，凍得葉黃枝枯，只有一線的命根吊在那裡孤零零的懸搖著，遭受許多的霜雪寒風之所摧殘，本來佛法並沒有減少，與佛在世及滅後正像法中無二，因為人心不古，魔強法弱，方有這種現象，所以佛陀經中說有五個五百年不同特點：第一五百年修証堅固，第二五百年禪定堅固，第三五百年解說堅固，第四五百年建造塔寺堅固，第五五百年圖靜堅固；現今真是最後五百年戰靜堅固的時候啊！但是佛法興敗也在乎人，而今佛法衰敗，並沒有外人來破壞，就是一班魔王子孫，都

投入了佛教的關係！梵網經說：『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非是外虫。』你看現在一班佛教徒，衣食住行，都賴于佛，名雖維持佛法，振醒教徒，寶骨子裡只是為名為利自私自利的多，假使稍有勝我的，障礙我的聲利，那末，我就和他作對，起衝突圖靜互相攻擊，不能去法除諍訟，就用筆墨來打官司，鬧得天星斗不肯休場，怨愈結愈深，這邊視他方為寇仇以為佛法中之罪人，決定墮落十八重大地獄；那邊說這裡是惡人魔王，必入無間地獄永不見佛聞法，把個人心中所有的瞋火都吐露在紙上，獻給全國的信徒看，這樣，不但是個人傷失

了道德，就是沒有把握的僧伽士女，也要將道念退掉一半，這等罪過，究竟歸在什麼人呢？我們欲要使佛法興盛，實行自利利人，那末，非把這種人我是非名利欲望的心，一概擲到太平洋去不可，然後才算真真正正信佛者，佛法也就再不會衰殘墮落，可以如草末復新似苗芽茁起了。二十四，六月，在武昌

護生報

- △並有五色雲中
- △觀音菩薩奉送
- △營業部 道德書局
- △發售佛像字畫
- △流通各種經書
-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 電話八一七四
- △每月出版兩期
- △全年定價五角



1 創社

潮社

書畫繪圖廣告

化驗分學各埠美術師均考
辦理十分迅速取費特別低廉
廣告並設所：潮安西平路三號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闡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 郵二分即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覺化善堂書局 揚善半月刊社 啓

誠胡適之博士

智藏

胡博士就扳住了和尚的燃指燒香疤，對於佛教大施其攻擊，他說：——『到那時韓愈就感覺到這種文化的合理，所以就主張恢復中國的本位文化；打倒這種野蠻的文化，提倡民族主義的文化。他的「原道」神邊，就是這樣主張』。（見五月十日北平晨報）

記者倒要請問胡博士什麼叫作文化？胡博士對於文化下的定義，記者已經領教過了。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只有辮子，小脚，太監，他說：『他們（指中國老祖宗）在許多方面實在够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見獨立評論一四二號，胡適的南游雜憶）。他認為佛教的文化是「燒身斷臂把身體殘害了」。中國的文化是女人纏小脚，女人纏小脚是慘無人道野蠻的文化，所以他崇拜西洋「道地的人道文化」，西洋女子的高跟鞋，束腰，露腿，手臂出外面納涼，走起路來臀部搖搖擺擺，胡博士認為「這是極人道的文化」，就不加以反對了。佛教裏的文化是燒身燃指，燒香疤燃指是野蠻的文化，所以胡博士要打倒它——佛教；可是中國介子推割肉餵晉文公，一九一八以後一般愛國志士刺血斷指寫血書絕食，這也是與和尚燒香疤一樣的野蠻嗎？假如他們真有正當的意義，那高僧傳裏的高僧也有他們的意義；如果他們也同和尚一樣的，何以胡博士不說他

們野蠻，專門責備和尚的燒香疤是野蠻的文化呢？老實說，佛菩薩捨身飼虎，割肉飼鷹，燃身求法，這是同體大悲，無緣大慈，虔誠懇切到了極端的一種表示，難道是野蠻的舉動嗎？胡博士！不要糊塗吧！請你思考思考看。

胡博士別具肺肝，顛倒是非，只顧嬉笑慢罵攻擊佛教誘惑青年學生換飯吃，而不惜造諸口業，不惜損壞自己在教育界知識界裏面的地位和臉面，其愚實不可及矣！若說和尚染燒香疤為「人類野蠻的文化」，試問：人殺人，人殺牛，殺豬，殺羊以及殺害一切動物，是不是「酷烈慘無人道」的行為？是不是「野蠻的文化」？胡博士老實對你告訴吧！現在這個地球上，除了一部份佛教徒外，其餘才都是些蠻性的人類哩！像胡博士以一些不三不四的戲論智識去換飯吃，那更是人類野蠻之尤者了！

佛教傳到中國幾有二千年的歷史，中國人民信仰佛教比信仰任何宗教為多，佛教地中國過去的歷史上，曾放過很榮譽的光彩！對於中國民族思想文化上，曾經很有價值的貢獻！對於中國人民的道德觀念上，也築了很深的基礎。不但對於文化有絕大的貢獻，就是對於國家行政的統一，佛教教化的力量實非淺鮮，我們所謂漢滿蒙回藏的五族，除了回族外，能使這滿蒙藏漢不同的民族統一起來，與其說是中國政治文化力量，毋寧說是佛氏的力量比較恰當。總之，佛教處在

中國社會裏，在在有良好的影響，實有百利而無一害。

佛教在中國一千幾百年不斷的翻譯經典，開世界各國翻譯事業空前絕後的盛舉！我們的寶貝博士就不作聲了。敦煌石室的寫經，洛陽龍門的石佛，佛教裏的佛塔，寺院，建築，雕刻，法物，書畫，藏經，繕本經，讚，詩，詞歌，賦，文章，唯識學，因明在哲學上的地位，禪宗的語錄，少林拳，這些這些胡博士却隻字不提，難道這些不是文化嗎？他祇認得燒身是佛教呼蠻的文化，就不知道佛教真正的文化了。請問，燒身可以算作文化嗎？燒身能代表整個的佛教文化嗎？阿彌陀佛！這種不負責任的胡說，虧他還是鍍過金科學化的博士呢！

去秋五月間北平各文化機關因為贊助燕京大學募集一百萬的基金，舉行「西北文物展覽會」，所列的西北文物，十之八九為佛教的文物，恐怕胡博士鼻子上架了一付美國式的黃色眼鏡沒有瞧見吧？不然，我們的博士何以又不說了？胡博士！老實告訴你：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文化沒有一種不與佛教有着密切的關係；明顯的說，假如沒有禪宗的語錄，翻譯佛典特殊的文字，今日的胡博士那裏會寫一手很好底白話文章呵！胡博士不幸真被陳濟棠先生言中了：「你（指胡博士）是忘本的東西！」（見獨立評論一四二號，胡適的兩遊雜憶。）其實他何止忘本而已，他還鼓動人們情感，肆意宣傳佛教的壞處，佛教的長處一概抹煞，這種言論舉動出於一般無知無識流氓的口裏，還可以原諒，而出諸自命為文明人科學化我們底寶貝胡博士的口裏，實在無可優容的餘地了！

胡博士又說：——

「他（指韓愈）說中國文化與佛教不同，如大學中所說的修身是為社會的，不是為個人的，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尚的修養，是要離開世界，離開人類，這是反中國的，是該打倒的。他當時提出三種辦法來：就是（一）人其人。把不成為人的，恢復成人，和尚不是人，不要去作。（二）火其書。把所有佛教書，都給他燒掉。（三）廬其居。把尼庵等都給人住了。」（見五月十日北平晨報，這段講詞與他前年在武漢大學講的大致相同。）

記者的嗓子講破了，舌敝唇焦，再沒有氣力和我們的寶貝博士嘈囂，這篇文章且讓芝峯法師來駁斥吧！

在唐代出了一個韓愈，官迷中了心竅，從着一手調花腔的文筆，欺騙當時的人們；現在出了一個胡適，時代雖不同，動機如出一轍。韓愈對於佛教全無研究，開口亂道，今日的胡適的胡說和他有什麼不同？韓愈的三個標語，到今還是被胡適引用。胡說亂道！亂道胡說！後先輝映。（見海潮音十四卷第一號，胡適的胡說。）

和尚怎麼不是人？胡博士沒有說出所以然來，祇管不符合事實的在那裡胡說亂道，和尚不染紅塵，斷除貪瞋癡等一切的煩惱，清淨自在，心地光明，具足一切的善法及世間一切的人倫道德，和尚是超人，當然與罪業深重的胡博士——罪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以胡博士自己的立場——罪人——來看和

尙，和尙當然不是人！不是胡適的罪人，而是超人。胡博士自己上了韓愈的當，自己已經淹溺在污泥中不算，還要拖着國內一批頭腦清晰思想純潔缺少判斷力青年有爲的學生，同他一齊下火坑，下十八層地獄，委實罪過不淺呵！真如陳德堯居士給記者信中說的：「嗚呼！胡適者，真是一個文痞文匪，殺人不閉眼的惡魔！」

胡博士又說：

『韓愈以後，主張復中國本位文化的第一人，是范文正公。他有句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話雖很平凡，但與菩薩主義，已大不相同了，他是主張作人的，所謂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

○（五月十一日北平晨報）

佛教有大小乘的不同，小乘人是比較消極自利些，所以佛陀訶斥他們『蕉芽敗種』；而大乘菩薩則不同，所謂菩薩行是：難行難忍，難忍難行，難學難學，他有：「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大宏願，他不但沒有教人不要作人，且能披精進鎧富有入世犧牲自我，爲國爲民爲救世度人的積極精神，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衆生之饑寒爲自己之饑寒，以衆生之苦痛爲自己之苦痛」，這等孟子說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是同出一轍，也和范仲淹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一樣的，而胡博士竟無賴到了極點硬說「此與菩薩主義已大不相同」，那只好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了。像胡博士這樣「胸

有成竹」，以世知辨聰自居的人，是屬於佛所說的人難中之人，是無藥可救，無法教化了的可憐蟲！

胡博士！記者在這兒寄語與你：我是很仰慕你的一個人，我總希望你做個真正學者，不要輕舉妄動，不要被入斥爲「胡說亂道」，失掉學者的態度，博士的聲望。你如果真正要做韓愈的門生，繼承他未成的事業，要搞亂佛教和尙宣戰，那就請你首先研究佛教的教義，弄個明白，知彼知己，再來破壞，不然那無根據的話，對於佛教鼻孔都沒有摸到，只是恣意亂喊狂吠，我們是不容你隨便胡說八道的！以後去，對於佛教裏的問題沒有相當研究過，最好免開尊口，應當虛心點，須要慎重小心些！你千萬不要以爲佛教以「慈悲爲懷，忍辱爲本」，和尙手無寸鐵，又爲戒律所困，沒有回教徒那種衝動的精神，罵罵不要緊，須知六度裏還有精進度，精進度是包括着大勇、大力、大無畏和降魔伏邪堅決不撓的金剛精神，況且，如今的和尙已不是民初時代的和尙，任人宰割了；你如果固執不悟，依舊懷着狼心蛇肝，故意挑撥感情，破壞佛教，總有一天會將你從演講台上拖下償你飽拳的日子！這是記者真摯很切的一個忠告並不是向你威脅恫嚇，接受與否在乎你自己，不過將來惹出禍來不要說尙和的不是。

二四年，端午節前二日在武昌佛學院寫。
海潮音有些讀者，寫信到海潮音編輯部說我在時論雜誌欄裏發表的文字，如辣椒般的毒辣峭刻，失却佛徒的地位。他們祇會責備我的言論過火，人家罵「佛教

是鴉片煙」，「佛教教人不要做人」，「和尚不是人，是豬猡」，佛教是亡國滅種的東西」一類更毒辣更激烈的文字，他們就不說了。難道祇許人家攻擊佛教，痛罵和尚嗎？和尚應當忍辱，應當受辱，就不能還他一手嗎？天下那裡有這樣不平等的事呢？我是佛教徒，爲保護佛教，爲爭言論自由權起見，要我心平氣和是辦

不到的——除非人家不攻擊佛教，諺云「不自由，毋寧死」！因此本文要求人海燈編者不加以刪改，保持天賦的權利——言論自由。至於文責則由者自負，特此聲明！

六，廿四夜，智藏附識

自然哲學與人文哲學

東初

以自然界爲中心去研究自然界一般現象的起源，或是其創造的本因或是宇宙自然的本體等等，風行的哲學，就是自然哲學。也就是研究宇宙自然界的普遍一般性的哲學。以此研究的方法類推人文界的内容思索自然界的人文性，即是以人間爲主體去研究人間的一種特殊性或是人間比較其他自然界動物具有超越一層的人文性等，風行的哲學，就是人文哲學。前者是現在西洋一般哲學所風行的方法就是印度吠世史迦哲學時代所風行的方法。後者是印度什迦牟尼佛哲學所風行的方法。

自然哲學與人文哲學的差異點，就是吠世史迦哲學與佛教哲學的中間所存的異處。西洋一般哲學是以創造論爲論議的主體故無論是唯物唯心也不能脫離自然哲學範圍，這就如同印度哲學的吠檀多哲學雖然在印度哲學史開着怎樣莊嚴的華，但不能爲人文哲學的方向，終究不及以心爲主的佛教人文哲學根底來得實在。就如胎藏界大日如來六大無礙的法身

說法，及與太戈爾詩聖的自然的說法雖然有相似點在，但其根底於人文哲學與自然哲學儼然相異。太戈爾詩聖的哲學就是自然！人文。六大法身的哲學就是人文自然，以自然包含於人文和人文包攝於自然當然有相似點在，但其行向卻完全相異。

近代太戈爾詩聖的對話是很有興味的資料。其以人心爲說明人性的資本。因爲人心在人間攝取一切事物的作用與在經濟界的資本與有同樣的價值。人間的活躍就是依於這個重大的財力。若有這個資本則人間成爲空虛無靈性的動物，這個重要資本在自然界其他的動物沒有是具足的。人間動物是具有理性的而其內部具有重要的資本。因爲持有這種貴重的資本，這人間也就自然而有了階段。

在太戈爾詩聖對話中將人間分成三種人文性，第一段的人文性，在自身一方面是有超越的人間資本，一方面握有親讓遺產。但對於財產死也不敢動，雖然具有人文的素質，但

是不能發揮人文性成爲人類未開化醜陋的人文性，這與經濟界貪欲沒有飽足吝嗇家一樣。第二段的人文性，却能活用其固有的資本，擴大資本，倍加資本蓄積資本。但其出發點唯限自受用的漩渦影響不到他人，這也不外乎吝嗇者的增大。不知道結局人格性。第三段人文性，增大資本，活用資本，利用資本，保守自己的品位，企圖利益他人爲公共不惜努力，爲教育投資爲輔助社會的不足都十分盡責，就是爲完成自己的人格性同時對於其他動物懷有同情慈善的美德，這就是知道完成自己的品格人文性非他運用資本不可。須知經濟上的資本若多用就有盡時的恐慌。心性上的資本若越用得越多則籌運自在的進步越快。

以上第一段的人文性，雖有人格性形成的素質，但於事實上不能夠顯現。終究成爲保持腐化性的人文，第二段人文性，人格性形成的素質，雖然能顯現於事實發揮人格性，但限自我主見以自己利益爲前提不與社會有利益，終究也是累家的人物。第三段的人文性，乃發揮真正的人文性，完成純粹人的性靈，其性靈的澤光被於其他的同胞，以利益於一般人文界的主體。

太戈爾這段人性資本論的對話，對於自然哲學的論旨是不相符的，卻近於人文哲學的畛域。若依自然哲學的論法其個性宇宙的本體乃依於大梵的神格而顯現，其宇宙個性完成時還歸於大梵，就是彼之梵此之我本來是不二的東西，宇宙萬有都爲大梵的化現，常在自然界說明宇宙的真理，人間個性的我應當聞自然間的說法悟達真理，期使進入於大梵界宮

這是自然哲學的原意。人文性哲學的行路與自然哲學的行路卻完全不同，人間不是應大梵造化的，也不是將來還歸於梵天的。更不相信梵爲宇宙的本體，也不認個性爲本體，否認在自然哲學基礎上的創造論的偏見及一切存在，對於造物主創造主，乃主張自己創造，自己創造自己，在創造自己共同宇宙外排斥一切造化的主張，爲人間建設人文性的宗教，提高人文性的理智就是佛教。人間獨自創造自己，開拓自己的運命，使其結果達到人類完全的位置。創造自己共同宇宙遂爲社會進化的次第，爲人間發開人文的道路，使一切民族相率達到人類完全的人文性位置，這就是人文哲學的行路。

佛教是要人間由自我個性而達到社會性個，再達到宇宙的個性，若能達到宇宙個性就是人間宇宙性人格的完成，也就是在宇宙個性間發見大我的自覺，以宇宙性爲自己的大人格，在自然界除去自己以外無論什麼東西總看不見。三界變幻吾所有，其中一切衆生都爲吾親戚良知的朋友，惟有廣大的覺悟一切衆生完成人文性的品格。但是以一切變爲吾所有及成爲吾子，在自心中還有個別性與個性的觀念存在。有別性有個性的觀念終非究竟人文性，若視一切衆生爲自己，則宇宙間一切也即是自己，以宇宙爲自己在人文界就沒有自他的差別相，彼此的差別相既無，那就成爲完全無我的大人格。若是完全達到宇宙大的人格的位置，那發揮個性即等於發揮宇宙普遍性，也就是宇宙全性爲人文性發後的歸宿。

所謂普遍性就是平等性別性就是差別性，平等即差別差別即平等原爲二而不二的原理，若以平等性爲基礎，思索自

然界就是自然科學，若以差別性爲基礎，思索自然界起源就是自然哲學。若以差別性爲基礎研究人文就是人文科學，若以平等性爲基礎的研究人文就是人文哲學，若以人格性發揮

宇宙性或以宇宙性發揮人格性的時候，就是實現平等即差別差別即平等的理想，使理智合一達到理智不二的境地，這是佛教唯一的使命。

五，九，（初稿）

因明大意（續）

仁林

（四）真因的標準

因本結合宗喻以爲體，所以因明的三支量中，宗義不能極成，今看因相的邪正以爲斷。因最有力故稱因明。但此因相有古今的不同，古師指陳那以前的九句因以「二」「八」正因爲標準，於檢查過失方面，沒有正確的標準。新因明（指陳那）以三相的具缺作邪正的準繩，這實在是因明學上空前的一大特點。同時新因明防過的完密，如「四不成」後「三相違一」，及決定相違等過，都是九句因中不能攝納的。由此觀之，可見新因明的進步了。所以我現在說明真因的標準，也依新因明的規則。新因明立真因的標準，所俱的條件，大概不外乎下面的幾種：

（一）「偏是宗法性」：——「偏」謂普遍，「性」謂體義，「宗法」是說的有法（聲）宗上的一個差別義，不是指後陳。大凡成立一個宗的時候，「因」對於「宗」的前陳總要周徧，然後才好以共許的「因性」，成未不共許的「宗義」，叫敵者沒有反抗的可能，宗義才得成立。不然的話，宗中所有的爭點，便無法証明叫敵者了解。例如「聲是無常」的宗，以「所作性」爲

因，假使這「所作性」的因，不能周徧宗之前陳（指聲）的話，就不能以「所作性」的因，來成無常的宗義。爲什麼呢？因爲共許的「所作性」，去成不共許「無常」的時候，唯一的條件就要因性（所作性）徧前陳「聲」，所謂凡「聲」皆是「所作性」，凡「所作性」皆是「無常」，聲是「所作」，「聲」亦是「無常」，這樣一來，叫敵者心中默然接受，沒有反抗餘地，假使因性「所作性」不能徧前陳「聲」的話，萬一「聲」之中有一種「聲」不是「所作性」的話，那末，敵者就借此一種「聲」來反抗此宗（聲是無常）云：「聲」既不是「所作」，也不是「無常」了。這樣一來，「聲是無常」的那個宗，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因對於宗的最密切的關係，要徧前陳的「聲」，這宗「聲是無常」才得成立。

（二）「同品定有性」：——這個同品是因的第二相，是就因望於喻方面的關係而言的。何謂同品呢？同謂相似，品謂品類。舉例子來說：比方「聲是無常」的宗，以「所作性」爲因，除「聲」以外那些瓶盆等等的東西，只要有此「所作性」和「無常」性的，就是同品。因的第一相徧前陳（前陳），第二相望於同品要定有「所作性」，這宗（聲是無常）才能成立。不

然的話，就有「相違」等過生起。爲什麼呢？因爲同品是助因成宗的，所以凡是同品無論怎樣總要有此因性（所作性），才算真同品。假使同品上缺少「因性」的話，那末，你拿同品來助因成宗，不但不能使敵者生起了宗的智，而且反叫敵者可以用此同品，（無所作之物），來反此宗義（聲是無常）。所以因若缺第二相，宗成相違過。同品上還要注意的：就是要隨宗體的有無而有無。比方「聲是無常」的宗是有體，同品也就要有體（如瓶等），反之，宗若無體的話，同品也就要無體，另外同品言「定」有，而不言徧有者，這是因爲同品是助因成宗的，所以同品上只要有此所作因性，就可名爲同品，不必要徧的。並且同品法上，既有因性，則必定有宗性（義）的。所謂「因有宗必隨者」便是。所以因望於同品，只就定有因性就好了。

（三）「異品徧無性」：——異品本是用來反顯宗義的。所以以他（異品）的目的在遮難，假使遮難不盡的話，宗就有一「不定」的過。所以「因」望於「異品」要徧無。所謂徧無者，就是在異品法上，要沒有一絲一毫的因性，才能算是真異品。比方前陳「聲是無常」的宗，「所作性」的因，「瓶」等爲同喻，「虛空」爲異喻。此「虛空」上一定要沒有「無常」所作的同性（華），才可以反顯宗義。所謂凡非無常，皆非所作，「虛空」不是無常不是所作，「聲」是所作，「聲」當然是無常。這樣一反，就是宗義決定可以成立。假使異喻上有一點因性的話，那末，異類上就有同品的體義，有了同品的體義，宗義就成爲「不定」。爲什麼呢？因爲異品既是反顯宗義，那末，就要

與宗義完全不同，才是異品。今既有同，「則聲是無常」的宗，亦可成「聲是常住」了。以異品（常住）不徧無故，因此，「因」望於異品要徧無，才可算是真因。從這里，可以知道真因的大概了。就是對於宗法（前陳）要「徧」，對於同品要「定」有，對於異品要徧無，具足這二個條件，才是真正的「因」。假使這因三相中，隨缺一相的話，就成爲似因了。

（五）似因的種類

這似因的發生，完全是由於因缺三相的關係而產生出來的。比如因缺第一相，就犯「四不成過」。缺第二第三兩相，就犯「相違過」。缺第二或第三之一，就犯「不定過」。所以「似因」方面的過失，歸納起來，不出乎三類：（一）「四不成」；（二）「六不定」；（三）「四相違」。四不成者（一）「兩俱不成」；（二）「隨一不成」；（三）「猶預不成」；（四）「所依不成」。

（一）「兩俱不成者」：——由「因」不能徧徧於宗之有法「前陳」，就是缺第一相（徧是宗法性）。爲立敵兩者所共知，故名「兩俱不成」。如勝論對聲論立「聲爲無常」的宗，若言是「眼所見性故」，就爲「兩俱不成」。爲什麼呢？因爲「聲」本爲吾人耳之所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現在忽說「聲是眼所見」，則立者敵者都不許此，聲是眼所見，兩者既不許「聲爲眼所見」，故成「兩俱不成」。

（二）「隨一不成者」：——「因」之是否徧於宗之有法（前陳），由立敵的見解各有所徧而生的此（隨一）過。例如在立者一邊見到「因」不徧徧宗前陳時，就名「自「隨一不成」。在敵者一邊見到因不徧徧宗前陳時，就名「他隨一不成」。比

方「所作性」的「因」，對聲顯論，就是他隨一不成。爲什麼呢？因爲聲顯論謂「聲是太有」，由緣而顯，不是「所作性」的新生物，因此，所以他「聲顯」不許「所作性」的因爲「聲」上有。以不許故，故成他隨一不成。

(三)「猶預不成者」——就是「因」對於「宗」的「前陳」有沒「因」性，立敵雙方都不能生決定智，名爲「猶預不成」，比方「於霧烟等性」心疑惑時，爲成大種和合火有，而有所說，就是猶預不成。爲什麼呢？因爲這霧烟等性，並不是大種和合的火，所以不能決定它「霧等」是否大種和合的火。火有一種：(一)性火，就是四大之一的火大。(二)事火，就是四大種和合而成的火。此「猶預不成」所說之火，就是指事火而言的。所以見到「霧烟等性」的時候，以爲就是「大種和合的事火」；這不但使敵者不能生決定智，就是立者自己也不能決定無疑。所以這個爲成「大種和合火有」的因，立敵雙方都不能決定他「和合火」於「烟霧」上有，故成「猶預不成」。

(四)「所依不成者」：——「因」本爲「有法宗」(前陳)的法性，故「因」望於有法宗(前陳)爲因的所依。假使敵者不許「有法宗」存在的話而立者立「因」來成宗，此因即無所依，故名「所依不成」。比方「勝論對經部而立虛空實有，德所依故」，就是「所依不成」。爲什麼呢？因爲虛空這個東西「經師」根本不許它存在，所以再立「德所依故」的因，這因就沒有所依，沒有所依，就名「所依不成」。

六不定者；(一)共；(二)不共；(三)同品一分轉異品徧轉；(四)異品一分轉同品徧轉；(五)俱品一分轉；(六)相違決定

。以上這六不定過在「大疏中說」前五不定過中，唯第二不定，是因三相中缺第二相，於宗同品非定有故，餘四皆是第三相失，謂於異品非徧無故。第六非過，至下當知。

(一)共不定者，「如立聲常的宗，所量性故的因。此因對於常無常品，皆共此因，是故不定。爲如瓶等」所量性故，聲是無常爲如空等「所量性故」，聲是常住」。上面這「所量性」的一因，範圍太寬，徧通於同品異品的全體。因徧於同品，固屬正當。而徧於異品，那就違於因三相中「異品徧無性」了。因此，這「共不定」的過，是由於因缺第三相而成的。所謂「所量性者」，謂心心所法所度量之義。所以宇宙間的事物，皆不出乎心心所量度之外。所以這「所量性故」的範圍太廣，共通同品異品的兩面。從同品可成宗之爲常，從異品可成宗之爲無無常所以成爲共不定。不定者，就是不能定成一種宗故。

(二)「不共不定者」：——正和上面的共不定相反。上面的因性是嫌太寬，此因性是嫌太狹。例如聲論師立「聲爲常」，「所聞性故」，常無常品，皆離此因。爲什麼呢？因爲宇宙的事物只有「聲是所聞」，除「聲」以外，找不到一個東西是所聞性，因此之故，所以缺同品。缺了同品，就違於因三相中「同品定有性」，違了「同品定有性」，故成過失。

(三)「同品一分轉異品徧轉者」：——此不定過，是缺因的第三相而成的。例如說：「聲非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此中非勤勇無間所發宗，以電空等爲其同品。此「無常因」性，於電等有，於空等無。非勤勇無間所發宗，以瓶等爲異

品，於彼（瓶）徧有。此因以電瓶等爲同品，故亦是不定。爲如瓶等無常性故，彼是勤勇無間所發，爲如電等無常性故，彼非勤勇無間所發。我們這樣看來，同品中電爲無常，虛空無常，「因」對於無常不過一分有（指電），而對瓶等的異品，倒反完全徧通於無常的因。因此，可作不定量云：「爲如瓶等無常性故，聲是勤勇無間所發耶？爲如電等無常性故，聲非勤勇無間所發耶？」因此，故成了不定。

（四）「異品一分轉同品徧轉者」：——如立宗言，一聲是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勤勇無間所發宗以瓶等爲同品，「其無常性」，於此徧有，以電空等爲異品。於彼一分電等是有，空等是無，是故如前亦爲不定。此不定過，也是缺的「因」之第三相而成的。爲什麼呢？因爲此「無常性故」的因，於同品徧有，固屬無過。但是異品電空等中，「此無常因」於「電」等有，於「空」等無。是故缺了因的第三相（異品徧無性），缺了「因」的第二相，故說爲過。同時這「無常的因」，不但能成於「聲如瓶盆等」，是勤勇所發，也可以成「聲如電光等」，非勤勇所發。所以如前面二品的無異，是故成爲不定。

（五）「俱品一分轉者」：——如說，「聲常住，無質碍故（因）。此中常宗，以虛空極微爲同品，無質碍性（因），於「虛空」等有，於「極微」等無，以「瓶」「樂」等爲異品，於樂等有，於瓶等無。是故此因以「樂」以「空」爲同法故，亦名不定。此犯俱分不定過，亦缺因的第三相而成。此上「無盾碍因」，以「空」爲同品能成「聲」常以「樂」爲同品能成無常，由

他（無質碍因）能成二品，是故如前，亦爲不定。

（六）「相違決定者」：——如立一宗言聲是無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有立聲常，所聞性故，譬如聲性。此二皆是猶豫因故，俱名不定，此相違決定過，不是缺因三相而成的。他（此因過）是因爲立敵二者之間。立者主張「甲者乙也」。而敵者又主張「甲者非乙也」。互成相違的宗，並且在雙方宗中，「因」的三相都具足，皆能決定成宗。所以彼此（立敵）的結局勝敗，不能解決。無以立名，只好叫做相違決定。以上六不定過，約畧地解釋過了。以下要解釋四相違了。

「四相違者」：（一）法目相相違因；（二）法差別相違因；（三）有法自相相違因；（四）有法差別相違因。

（一）「法自相相違因者」：——如說一聲常，所作性故，或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此因（所作性）唯於異品中有，故成相違。這里所說的四相違過，不改他因，能令立者宗成相違，與相違法而爲因故，名「相違因」。因得果名（相違是果故）名爲相違。「法自相相違者」，「法」謂前陳，「自相」謂所發表的言語文字簡別立者的一意許。因爲立者的「意許」名爲一差別。相違者，即上「所作性的因」，能使「聲常之宗成無常故」，是故名爲相違。此相違過，是由因（所作性）之缺同品和異品徧無的兩過而成。爲什麼呢？因爲此所作性因，望於常住的異品倒有性（缺第三相），望於常住的同品而反無性（缺第二相），故成「法自相相違過」。

（二）「法差別相違因者」：——如說「眼等必爲他用，積聚性故，如臥具等」。此因（積聚性）如能成立「眼等必爲他

用」，如是亦能成立「所立法差別相違，積聚他用，諸臥具等爲積聚他所受用故」。法差別相違者，「法」也是說的宗的後陳差別，就是指立者意中的含蘊（即意許）？如他用所「他」字，（意指實我）相違者，謂立者法差別意指實我）以積聚性爲因。此「因」假使能成立「眼等必爲他實我用。同時也就成立與所立法差別（實我）相違積聚他用。爲什麼呢？因爲一切臥具等爲積聚他所受用故。這樣一來，與立者立宗的原意（眼等爲實用我），不是恰恰相違嗎？這法差別相違因的過失，也是由因缺第二第三兩相而成的。

（三）「有法自相相違因者」——如說，「有性非實非德非業，有一實故，有德業故，如同異性。此因（有一實德等）如能成遮實等，如是亦能成遮有性，俱決定故」。有法自相相違因者，有法謂宗的前陳，自相謂有法的言語（有性）。相違者謂立者用曖昧語說，「有性」意指大有（非實非德非業，有一實故有德業故爲因）。同異性爲喻。此因（有一實故）如能成遮有性（大有）非實非德非業的話，同時也就成遮有性應非有性（非大有），有一實故，有德業故，如同異性，俱決定故。這樣一來，有法的自相（有性）不是成了相違（非有性）嗎？這有法自相相違因，也是由因缺第三相而成的。尤其要知道的這第三和第四的二相違，都是淨體立論。所謂淨體立論者，就是證有此物的存在即無此爲的存在就是了。

（四）「有法差別相違因者」——「如即此因，即於前宗有法差別作有緣性，亦能成立與此相違作「非有緣性」，如遮實等，俱決定故」。有法差別相違因者，「有法」仍是說的前

陳，「差別」謂前陳的意許（如大有作有緣性）。相違因者，謂前宗有性、大有「意許作」有緣性，體非實非德非業。即此，「有一實故」「有德業」故的因，能作與上相違「非大有有緣之性」。如「遮實德等」俱決定故。此因（有一實等因）既成有此性遮非實等而作有緣性如是此因亦遮，「有性」非作有性有緣性，此有性非作（有緣性）遮，兩皆決定，故曰違彼差別之因。

（末宗）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佛學半月刊

言論純正 思想正確 文筆生動 內容豐富 消息靈通 出版準期 售價低廉

本刊定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本刊物宗旨。上承釋迦之遺教。下應現代之潮流。以淺切通俗之文字。述廣大圓滿之佛學。深入顯出。流通宏揚。凡我佛徒。不可不讀。

一 凡願爲本刊永久訂戶者。須一次惠納國幣五元於本社。即得爲本刊永久訂戶。

二 凡加入爲本刊永久訂戶者。本社當按期寄奉本刊百年千本。至無已時。以後并永不冉收刊費郵費等費。

三 凡能介紹本刊永久訂戶至二十戶者。即承認爲本刊永久訂戶。不取分文。凡介紹永久訂戶十戶者。即贈閱本刊十年。介紹五戶者。贈閱一年。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念號 佛學書局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遊鎮江夾山竹林寺記

何張蓮覺

余耳竹林名久矣，曩時遊金焦，即擬取道該山，一覽名蹟，以事不果行，深至缺憾！民國壬戌，山寺監院霽亭長老，應棲霞主人約蒞港，假名園啓建念佛道場，以未邀政府諒解，幾于中輟；嗣經余設法疎通，始克蒞事，開港地弘化之先聲，爲未有之勝會，參加念佛者，日以千百計，東林芳規，不闕于茲復現，聆所開示，多中發肯，且能深入淺出，理事兼融，一時感發者殊衆，誠不愧爲有道之士，余于其修真福地，益增嚮往矣。癸亥夏于役滬上，四月十六日，由滬乘早車過發，午後一時餘抵鎮江，即備肩輿往遊焉。寺在鎮江城南，相距三里許，爲南郊八景之一，是日天氣清朗，沿途凝矚，多平疇沃壤，僅離茅舍，鄉村景物，別饒野趣，環視林壑幽邃，山色蒼蒼，流水潺湲，鳴鳥鼓吹，群峯拱護，一寺在焉。殿宇低昂，約畧可觀，興行甚疾，漸聞鐘聲清徹，梵韻悠揚，發人深省，緬維古德，觀音大士，從此證入圓通，獲三摩地，愧余鈍根，未能開塵清淨，依舊尋聲流轉耳。寺外古樹參天，濃陰匝地，修篁叢植，弱幹迎風，寺宇悉爲障蔽，彌近彌不可見，唐之李遠詩有云：『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情景逼真，若爲吾今日咏也。路旁清水一泓，遊魚可數，中建趙聲烈一紀念亭一，曲橋通焉。石柱有聯云：『酒遠招香港月，一亭分佔竹林秋。』嗚呼！青山依舊，俠骨徒存，黃土一坯，英雄安在？茫茫造化，淘盡多少英雄，白骨青邱，徒供感慨，況吾港人，觀此更不勝滄桑之嘆矣！寺營造

完善，殿宇巍峨，規模宏遠，依山建築，疊層高，舊經洪楊劫灰，斯爲其曾祖智珠和尚手所創也。既晉內，蒙上人導遊各處，招待周渥，舊雨重逢，倍深歡洽！上人近已擢任該寺主席，即就西偏禪室，組設佛學院一所，訓育青年生徒，授世出世學，此上人數年前積存偉願，而爲吾極端贊許者，今果圓成，何樂如之！殿前古柏四株，渾圓如蓋，亭亭直立，蒼翠撲人眉宇，逐次陟藏經樓，登碧岩堂，此當寺之最後進，亦最高處，蓋唐善會禪師說法地也。昔有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岩前。』此碧岩之名所自始，岩上作壁窠書，刻碧岩二大字，康南海先生手筆，憶戊戌政變，先生出亡海外，曾一寓吾家，今先生已溘先朝露矣，回首前塵，感慨係之！折西行，轉青嶂下，有林公泉，芳冽可飲，林阜禪師手浚，因以名焉。再進爲淨德禪師塔院，形勝天然，風景佳絕，兩山環抱，長江如帶，紫迴其前，磨笄山卓立作案，焦山北固，峙立左右，龍虎分明，即非形家之徒，亦望而知爲佳城也。環曲徑而上，林木茂密，其中一亭翼然，臨於崖畔，顏曰挹江，至此四周景物，一覽可盡，江上風帆沙鳥，與夫雲樹煙霞，莫不軒豁呈露，悉收眼底，全山風景，于茲稱最，令人有觀止之嘆。留連數日，歷遊南郊諸勝，既飲玄關，又參勝境，此行爲不負矣，歸而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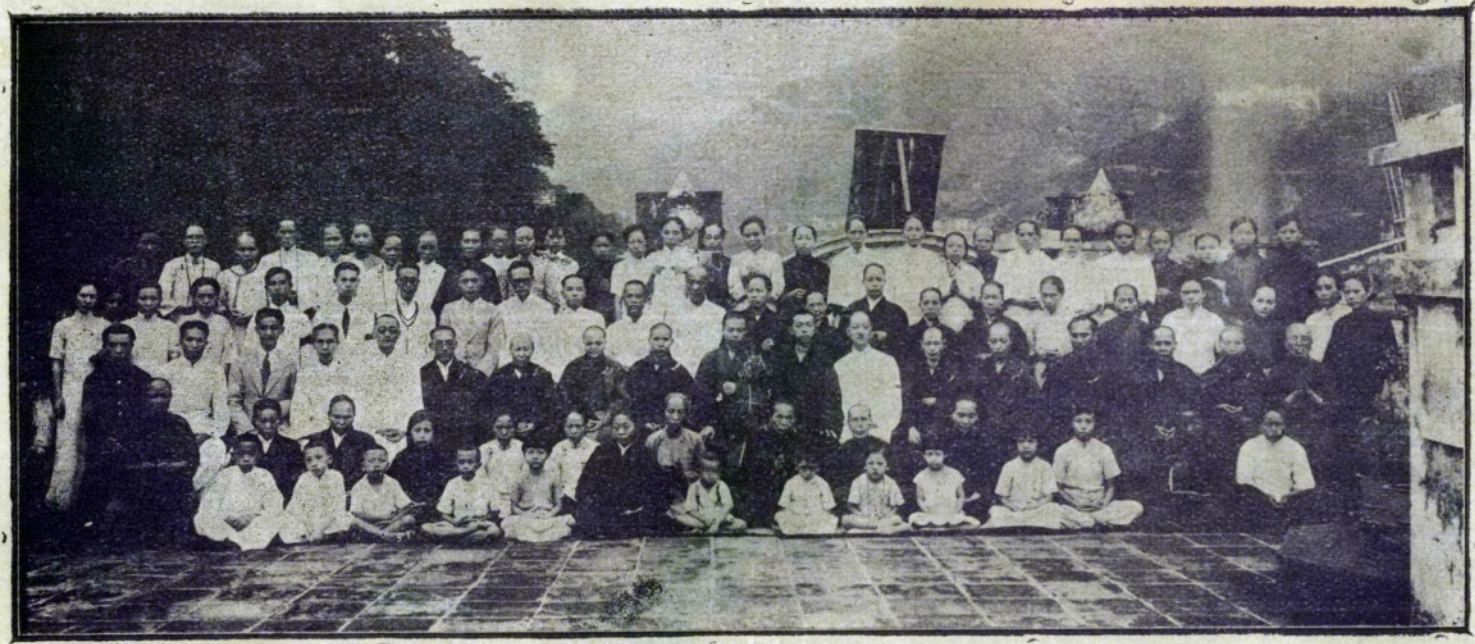
前排：悅西法師 芝峯法師 秘諦 奇塵法師 通一法師
後排：林楞真居士 徹彬大師 露亭法師 何張蓮覺居士 窺諦法師



芝峯法師寄塵法師窺諦法師爲人海燈一二屆主持人，本年夏，諸法師齊集香港，蓮覺居士以人海燈歷屆主持人能聚會一處，殊爲難得因緣，乃以第二屆主持人資格，齋供諸法師于東蓮覺苑，此爲邀請諸法師遊其山次公館時所攝。圖中林楞真居士爲東蓮覺苑當苑，徹彬大師爲圓覺庵住持，秘諦爲蓮覺居士第六女公子之長女。

大庸識。一九三五。七，二四。

影近士居覺蓮長苑苑覺蓮東



香港菩提場恭請悅西法師宣講地藏經圓滿攝影

講餘雜寫

步峯

三月十九日起，我在甯波延慶寺講「理趣六波羅密多經」。這部經的譯文非常達暢，事理的說明尤為圓到，在初機研究佛學的人，可說是一部最好的經典。現在我將這部經在我個人覺得深於簡理而饒有興味者，講說之餘，隨意節錄，如實發揮以資諸同好，題曰「講餘雜寫」云。

1. 寂寞的人生

理趣六波羅密多經歸依三寶品文云：「若我重患之時，求親愛人，慈心瞻省，扶持我身，摩我沐浴，供給飲食，種種相資，雖則如是，而於我身痛苦之中，無相代者；況於未來而能救我生死大苦。而我此身，於現世中，無依無怙；何況未來！」

這段文正是說明人生是一種怎樣殘酷寂寞的人生。但在營營逐逐的人們，也有許多的在人生的途徑上是沒感覺到過的，因為現實的世界感勝的花樣太多之故；食，色，權威，虛榮，等等，眩耀誇示愛弄風騷的在他們饒有快慰的面前，於是人們就放步追蹤地向前奔逐，無時或息地過了一生，這就是一般人可認為是「人生大道」從沒有懷疑到自己身所追逐的對象畢竟是什麼？追逐的自身畢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在人們身體壯健慾望熾盛的時期，絕少有這樣名察懷疑的機會，唯到了身體衰病的時候，所謂「衰病開身」，也許內心會傷感或今的引起了惘然淒涼的心境。釋迦牟尼佛陀，最善於

觀察人們的心理，抓住這衰病開身的寂寞心境，描摹出上面一段感傷的語句，喚起人生的自覺。意在縱使滿足人生的要求，食，色，虛榮，權利等等，都能夠滿足，但一旦在衰病重患的當兒，於自身有什麼裨補？夫妻恩愛，奴婢敬庭，兒孫繞膝，瞻省我，扶持我，種種都能順適病人的意思，「雖則如是，而於我身痛苦之中，無相代者。」於是方體味到人生的寂寞，雖處在極順適豪華的家庭中，也無異是臥倒寂寞無人煙的荒島沙漠中，如初投生到這陌生世界被父母所遺棄的孤兒一般。口裡不自覺地呼出「而我此身，於現世中，無依無怙！」會同想到過去的變滅，現在的空幻，未來的渺茫。這種寂寞淒涼劇變到心窩的深處苦境，是無人可訴，呼天喚地，都是徒然，骨肉至親，無異路人，真是唯有「自家辛苦自家知」的了。

這種殘酷寂寞的人生，實際不是造物主的捉弄，也不是自然界的給與，也不是社會人羣的賜予；宇宙間絕對沒造物主的存在，自然界的自身是沒有意志的，社會人羣一一的自身所遭遇的殘酷寂寞也是同我一般無二的。「有身既然，有情亦爾，自我及他，皆無恃怙。」這是佛陀告訴我們的事實。經中又說：「諸有情類，貧窮孤露，無可依怙，流轉生死，沈溺河，欲達到岸；為闍法故，欲見世尊求一切智！」這是彌勒菩薩代表我們眾生這苦寂境中一種向真理世界追求獲

後自身的呼籲。

2. 真理的追求

人生既這樣地殘酷寂寞，有人類史以來這個大地上生存着蠢蠢的兩手兩足會運用思想動物的人生，對這種自身的寂寞悲哀，並不是全體的付之茫然毫不所覺；古今中外的種種宗教，哲學，科學，藝術乃至整個全人類文化，無不是對這自身可悲哀的人生作一種解脫方法。但這各方面的觀察和各種解脫方法是否為錯誤的。現在姑不討論，唯其于自身迫切的人生求其解脫的目的可說是同一的。如「人楞伽經」中說：「如俱所分別，非是真實相，彼豈不求度，無法可得」。

這種追求人生真現誠禁的態度，古今東西的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等，前仆後繼地追求，和一般渾渾噩噩的人們去追求聲，色，貨，利等有同的精神。本經歸依三寶品有下面的兩段文以譬喻人生勇猛追求真理的描寫：「譬如大海舟船，而無商主，其中卒情。多所漂溺，多所漂溺，涌浪洄旋，破壞沉沒，種種諸難，常有憂患；求於吉祥無上船師，以為依怙。」又諸有情，於生死中，常多恐懼；所以求於勢力之人而為恃怙，不被怨賊之所侵害。」

所謂「種種諸難」，「常多恐懼」，便是指人生途中所遭遇的一切苦境和自身心境上所起的苦悶。人生的大謎未圓滿解答以前，人生的真相未整個的透徹以前，無時不在這洄復沉沒之中，無時不陷在這四面楚歌的怨賊之中；理想的「吉祥船師」與「勢力之人」，便是追求真理之發現和獲得，以

解脫這被大謎所顛倒的寂寞殘酷的人生。

我們假使把全世界的古今中外聖哲賢豪所追求人生真理——來研究——實際無論何人也沒有這能力——選擇出最出色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的典範人物來做代表，把他們最精彩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他們會自己斷定或後人所崇仰的關於人生真理的各種問題，聚集一堂，來互相討論互相批判，那末必致如「解深密經」法華菩薩所說的：「會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並其師首，同（聚）一會坐。為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徧尋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與諍論，口出矛鋒，更相鑽刺；惱壞既已，各各離散」。

這種烏合之衆，心懷偏見，口出矛鋒，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論戰，各口必定都會變成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毫無結果一團而散的滑稽劇了。其最根本的原因，無疑地是於人生真相未能有透明觀察的智慧力，不過入主出奴師心自是的偏見，各執着有色的眼鏡以觀察人生。所以他們自己所認為可解決人生標準的真理，也就和人生真相愈去愈遠了。「大智度論」卷一（引「衆經」云：「各各依自見，戲論起諍競，知此為知實，不知為謗法。……若依自見法，而生戲論者；若是為淨智，無非淨智者。」）

這種狹偏見所生起的戲論，古今中多的一切有思想的各色各樣的言論家，誰也躲避不了，在這面照妖鏡之下露出其尾巴以顯現其野狐精的原形了。本來是為追求人生的真理以

解脫一切苦惱，結果反變成狹隘的偏見更增長苦惱，仔細一想，不禁啞然失笑也。

依這樣講起來，人生真理的獲得，是畢竟如龜毛兔角石女之子似的不可得了！實際真理這個名詞和揭曉出必如何才是真理的標準，已落在容易使人發生誤會的窠臼裡去了。已暗示人趨入於自己偏見的歧途曲徑裡去了。若解釋真理兩字比較切近一點。不必要引古今已成的學理去文飾附會，還不如靈清簡要點說真理是真理而已，掃絕玄虛的學說和歪曲的思想以還他真理自身的本來面目而已。故偏見之思想和玄虛的學說，是真理的障礙，人們年齡愈大，學問愈博，師心的我見也愈尖銳，真理與之相去也愈遠。中國老莊的思想，見到這成人偏見之可畏，故有「專氣致柔能嬰兒手」，和之以天倪，因此以曼衍的語言，也無非想減少成人的偏見，以觀察人生原有的真理耳。

這自明的學說，在西洋是不大多見，大概是好驚外的居多，自省察的學說，這也就是現代的一般人可指為東方文之特色的吧。對於人們偏見務絕根株的拔除，在世界古今學說之中，唯以佛教為最。佛學全部教理的學說在未有深入研究的人看來，好像也不過是對於人生的解釋別開一偏見以眩惑人的眼睛罷了？以研究佛學的人來觀察人生，也不過不架別學的學說青黑色的眼鏡而另戴上一副黃色的眼鏡罷了！這種挾已具成見的來看佛學，於佛學自身是沒有交涉的。佛教的根本要義，是絕對的掃除偏見，絕對的不自己別立一種宗義，本經歸依三寶品中說：

「絕諸戲論，唯佛證知。」偏見，是思想的戲論；從偏見所發出的學說，是語言的戲論；佛教是掃除一切的戲論的偏見，於是乃人生真實相之理。宇宙真實相之理；也就見到：「性即是常，無方便過，自性清淨，無染無著」(三寶品)的人生真理。於人生真理上絕對不願意加以如何的解說，正因此恐一落於解說，便易使人墮入虛玄的論辨思想去也。所以佛教經論中常常看到這樣相似的語句，即是：「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徧無所依，不示諸法，無初無中無後，不盡不壞」(大智度論文)，以喚起各人掃去個己的偏見而得自明的智慧以獲得人生實相本有的真理，絕對不用自己的意見以強求人同，入楞伽經謂「非為成立聖自證處」；「根喻經」言：「佛自於般若波羅密，不念不倚，何況餘法？」(大智度論)以是了知佛教教人之法，不是有法教人，乃是教人第一要着之點是拔除自我的偏見，挾有生以俱來，拔除大不易易，所以佛教全部所詮釋的說明如何拔除自我偏見的般若波羅密多，這般若波羅密多，不是通達深山剝心去惑的以求得自明，乃是走入人生最艱難困苦途徑中以鍛鍊體驗，本經歸依三寶品中云：「若我捨於衆生，最遑樂者，即同受於地獄諸苦；若與有情同解脫者，雖處地獄，無異涅槃。」這是顯明地表現出要獲得人生的理，就在人生道中獲得，離開人生，絕對不是人生的真理，也不是一切事物的真理。

3. 真理的歸依

一般未曾研究過佛教學理的人：壞的批評，說研究佛學或指歸依佛教的信徒都是迷信；好捧場，說佛教是超出世界

的學問或指佛徒是出世間的超人。實際這兩面好的和壞的是否正確，都非用我們自己的智力去徹底的下一番功夫全盤地考究推釐重新來估量一下不可，萬不能人云亦云的盲目地隨人腳跟兜圈子也。不僅在研究佛教學理於說明宇宙人生的真實是否正確，即在其代表佛教傳道的教徒，我們也應冷眼地認識他們的真面目，是否於他們自身所宣傳的佛教學理和行為能否相契？

佛教建立在我們這個人世界，具有地的三位一體的最根本的東西，即是佛寶，法寶，僧寶，——通常稱為三寶。三寶，佛是證到宇宙人生真實道理的最圓滿覺悟的大聖人；法寶，是由圓滿覺悟大聖人把自己所證悟到的真實道理和自己用怎樣方法去覺悟經驗告訴一切人們；僧寶，是照他所說的真理和經驗的種種方法去實行的徒衆。但同時這三寶，也可看做宇宙人生真理的本身，除三寶外無別真理，真理外便沒有別的二寶存在。

因此在說明的方便，將前者稱之為住世三寶，後者叫做真理三寶，這是普通的分法；但在「六波羅密多經」中，似可以三種三寶：一真理三寶，二方法三寶，三住世三寶。注意點是

在真理三寶，歸依三寶，即是歸依真理。

沒有認識真理的人生，雖在人生道中隨流追逐，却是沒有靈魂祇有軀殼如木偶般，毫無意義索然無趣地的一個孤寂者。但是要認識真理，須有認識真理的智慧，在經裡被稱為「般若波羅密多」，簡言之為般若，（中國譯義即智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說：「其深般若波羅密多，能示諸佛世間實相，名諸佛降」。又說：「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能生一切功德，能示世間諸法實相，由此因緣，我等諸佛，常以佛眼親視護念甚深般若波羅密多，為報彼恩，不應暫捨。」（卷三百一）所以我們與其說歸依真理，毋寧說是歸依般若。因為真理，就是我們眼耳鼻聞乃至心裡所有一切觀念的真實相，即「世間諸法實相」，常住世間，遍一切法，無古無今，不遷不變，自相恆存，如大虛空；我們所以不見真理，非真理於我們有吝惜，祇在我們是否有得到認識真理的般若耳。般若一旦獲得，真理也就立刻現前了。理在姑且把什麼是般若和怎樣獲得般若？暫擱起來不談，先說經中所明的三種三寶。

（未完）

關中雜寫

悅西

一

昔在南京見某老和尚問一老修行曰：「念佛的是誰？道一句！」老修行曰：「問我的是誰？道一句！」老和尚曰：

「你先道！」老修行曰：「你先道！」老和尚舉手聲之曰：「噢我一撞！」一掌打的老修行的嘴吧上。老修行火冒三尺，如何肯休，連聲二掌曰：「你打我沒有手嗎？」末了他倆大叫

大喊打成一團，當家跑出來做好歹將他倆扯開，而兩個人的長衫都已撕碎，見者莫不捧腹，這也許是機教不投吧？

二

昔有外道問提婆菩薩曰：「汝名何等？」答曰：「我是天。」又問：「天是誰？」答曰：「天是我。」又問：「我是誰？」答曰：「你是狗。」又問：「狗是誰？」答曰：「狗是你。」又問：「你是誰？」答曰：「我是天。」如是往復數次，愚森的外道始覺上當，垂頭喪氣而去。若提婆菩薩者，真可謂為幽默大家者矣。

三

南京某法師在某寺主佛七，講開示時，教人不要貪喫，講得頗為懇切。講畢出佛殿囑咐住持之大徒弟某師曰：「喂！午上海冬菇羹碗豆腐給我！」某師本是初發心者，由此便不信法師。謂：「凡是法師都是騙人，教人不要喫好，才說完了便喫多菇燉豆腐。」次年請香照庵庵老法師主七。每逢喫飯時，老法師便說：「不用這許多菜！太難好！折福啦！阿彌陀佛！許多地方沒飯喫哩！」可見做法師單說不成，必須說到行始能有濟。

四

安徽某縣有一僧，家頗富有，其母曾受優婆塞戒，故彼出世便不食葷物，即所謂胎裏素也。人頗聰敏，娶妻亦賢，以教書行醫為業，兼為當地之紳董。至五十歲時已有子有孫，彼忽然要出家，妻與子女輩勸之不聽，遂投本縣某庵被剃。

觀察日本佛教感想之斷片

——五月二十九日在東京大正大學講——

大醒此次來觀光貴國的佛教，得藤井上人幫助，以個人

。受戒後即在本縣避經懺，飲酒吹大煙博賭，狀如流丐。其俗家子女親戚莫不皆引為恥，然無法也，只好任之。一日與余相遇於途，彼怕余勸誡他，遂先開口語余曰：「你當我的法師，我做我的下流坯，你勿多言！」余曰：「是！是！」此人余無以名之，姑名之曰：「賤種」。

五

前在某寺聽經，法會中有盲僧二人：大者三十左右，小者十五六；皆極聰敏，不唯五堂功課極熟，凡祝延香燭敲爐口木魚修大悲淨土等那部能來得。尤其是那個大的即楞嚴法華諸大乘經莫不倒背如流，復少座時又不需譯本，閉着眼睛講；彼字清文順理均非一般有眼者所能及。然而他的一班師兄弟莫不妒忌，說他我慢高看不起人。其實有目的和向連楞嚴咒經都不肯好好學會，彼無眼可以背熟法華，又何怪彼我慢看不起人！

六

余在香港住了數年，未與俗人來往過。朋友們見余依然冷冷清清，於是語余曰：「你來香港算是失敗了，不如回去！」其實余從來就不曾有過希望，又何有於失敗！大前年某處諸講經某友曰：「我勸你不要答應，因為決不會有許多人送香儀給你的。」待講完經後與某友相遇，第一句話便是：「喂！講經完了，其計有幾多香儀？」我只有對他們笑笑，他們就本來沒有認識我。

(未完)

大醒

的資格得到各地名山大刹及教育機關參觀，并訪問各宗專門研究的學者，甚為希有！

中國與日本，在佛教往來的歷史上看，以唐宋之間為最繁榮；迄於明清，仍是不斷的往來。到了近代，日本到中國考察佛教的人更多，可是比較起來，中國至日本的僧侶已寥若晨星了。因此，中國佛教徒能明瞭日本佛教情形的人并不多；而日本僧侶因有許多古書新著的閱讀，大概都能知道中國佛教古代以及近代的歷史。這，在一方面看，當然是中國僧侶不及日本僧侶的地方了，但這也有好多方面的關係的。成此次來日本，就是打算先把日本佛教的現狀——佛寺組織，佛教教育，僧尼生活，社會事業等等的狀況，介紹給中國的佛教徒一看，失然後再從歷史沿革方面把日本佛教全盤的歷史告訴中國僧侶知道；無論在日本佛教之任何方面，總可以借他山之石作我們反省的助緣，這是我來觀察日本佛教的一點微願。

不過我所經過的地方，都是行雲流水般的匆匆忙忙的，所以我一個人的耳目所及，來看日本多方面的佛教事業，自然要失敗的，不消說一定有許許多多的地方還不能明白清楚，只好留待第二次再來補這個缺憾了。

我遇到了很多的日本高僧和學者，一見面，總是不約而同的先問我看了日本佛教以後的感想如何？而我所有的感想都是片斷的，這因為我根本並不是一個思想家或批評家，所以不能一定說出有什麼什麼感想來。現在且從我零碎的感想中看來：

一、日本佛教，正如井上圓了先生所說的是「活的佛教」吧。

二、中國佛教，在現在，依外人的眼光看去會說是「死的佛教」的，可是中國佛教本來他是活潑地，不看他先從印度搬運而來，之後又能轉運到高麗和日本嗎？不過近代中國一般的僧侶却變成死的了，固步自封，不學無術，我們并不否認或忌諱。然而我們現前正在做「佛教活力的運動」！

現在，我們研究南國的佛教却有兩個方向：

一、日本學者所要知道的中國佛教，是古代的歷史方面的，作研究的資料。

二、中國學者所要認識的日本佛教，是現代的事業方面的，做建設的借鏡。

我在日本遇到幾位很關心中國佛教的高僧學者，對於中國佛教有非常殷切之熱情，我很感激！所以我向他們說：在佛教的實質上，兩國的佛教來原都是一樣的。中國研究的方法在昔時曾放過萬丈的光芒，我們現在看到日本學者研究的方法好，也正同以前日本之高僧學習中國研究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僧侶的學行方面，也各有所長各有其短。祇可惜因為言語文字的隔阂，不能互相調劑；假使將來兩國的僧侶不斷的往來研究，十年二十年以後，或許可以恢復唐宋時代兩國佛教光榮的密切關係！

大醒在中國是一個粥飯僧，是沒有學問的，今天承貴校相邀，與諸位教授及學生諸君見面，非常愉快，感謝感謝！

七月二十四日在廬山抄出。

苦樂先決的問題

西巖

雖說有許多朋友，垂頭喪氣，哼着「悲苦」的調子；而實際却不一定就有痛苦的感覺。許多朋友，興高采烈，宏亮地奏唱「樂觀」前進曲；而實際也不定就會將自己底生命，浸融到快樂之蜜汁的裡面。

但是，擺在我們面前，有這兩宗不同的論調，却是一件實事。

我也並非一口咬定，說實際上找不出這兩宗典型的人物；不過，在彈奏這兩宗不同曲弦的朋友們，很少是能「身手相應」——「心口一如」罷了。

姑就論調而論論調，這兩宗不同的論調，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顯然的，悲觀論者——不，就是我們自己也可沉靜地少事默想：如其將我們渺小五尺之軀，擱置到無盡的「時」「空」間架之上，生命的微弱，也許會逗出我們異常的驚詫呀！何況我們生活，是喘息在「自然」「社會」的兩重壓制之下；猶如驚濤駭浪間底一片殘燭的落葉，

東，西，南，北，浮沉，上下，純然是聽受外緣的擺弄，絲毫不能操縱在自己底手裡！——自由「解放」只是字典上一宗裝飾的名詞，叫自己怎能遏住心頭底悲哀哩！雖說這宗悲觀的靈魂，只有叫我們吃「安眠藥水」，或者是跳「黃浦江」；但是，這確也是一宗人生的實相啊！

樂觀論者就完全不同了：人生，誠然是有許多缺憾的，但是，發抒我們豐盈的智力，來填補這宗自然的缺憾，用巨大艱苦的精神，創闢我們新的生命，新的世界。這纔是我們真實的快樂！不然，就不能顯露我們人生底意義與價值，那還有什麼意味呢？是的，我們不能束手待斃，我們要有這宗生存的勇氣；但是，我們人生的缺憾，究竟又是怎樣形成的呢？無論死亡的征服，地球毀滅的防止，還是眼前一個縹緲之夢；即使僥倖成功，能够用智力將我們底生活建築到圓滿快樂之上，我們生活底意味與價值，不是因此而消失麼？！雖

說這「杞人憂天」，也未免太幼稚了。

故就佛法的立場，來批判這兩宗不同的論調，都是不正確的！不正確的！

其實，人生到底是一瓶苦酒；還是一幕不平凡的喜劇呢？這，我覺得先決的問題，就是要明瞭：「人」是什麼？「生」義云何？「人生」云者，到底是一宗什麼事件？因為「人生」的前提，還沒得到妥當的解決；我們就貿然將「苦」「樂」的判斷，一股腦兒套將上去。這多少恐怕要這一些「無的放矢之譏」吧！

但是，人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體？無論我們用科學，或者是玄學，其或常識而來解答。我得慎重的插補一句：就是解答的是非與否，姑置無論；但最低限度，我們對於自己底解答，須有堅實穩固而不能搖撼的信念！絕對不容有毛端許疑情！否則前提既未正確；苦，樂，仍是貼不上去的！

總之在我個人底意見：覺得我們每天能掘出片刻之閑對自己底生活，深深地回味一下。這多少總不能算為冤枉，算為是使自己吃虧的事情。

只有聽憑盲目意欲的衝動，而沒有

經過理智洗煉的生活，那纔算危險透頂了！

——如其作新西裝的時候，那怕你開門做肚皮，也得穿上一身漂亮的洋服。荷毛風氣轉變，而是盛行提倡國貨之年，那你就得將西裝送上當舖，也得「長袍，馬褂，瓜皮帽」。不然，那你不入人家的派頭，就是你沒有志氣，沒有面子，那又豈叫你交個苦惱！交關不快活了！

從生至死，從死至生，只怎麼氣喘汗流，鉤心鬥角，趨避時潮，以一掠風

自己論自己

幹嗎，要論和尚，這個，應當加以說明才對。

我自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這地和尚，今天來論和尚，無異就是論自己，但和尚的範圍很寬，凡受過比丘戒而被袈裟的都是和尚，我今天所論的和尚，是包括這些在一起的，我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至於論和尚的原因：一是找不着題目來發牢騷；二是要還人海燈的文

頭之健。這宗胸無定見，跟到人象腳跟打轉的生活。姑無論其自身是苦是樂；然人類的痛苦，變亂，毀滅，還可以說這是一件重要的因子！

雖說我自己也還是傍徨在佛教的宮牆之外，不能來談佛法的生意經；但是我覺得一大威教，最低限度，也可以給我們這三種不同的同志，來作一宗生活參考的資料！

帶住吧！讀者諸君！於意云何？

釋迦牟尼佛聖誕前三日。

道屏

債，所以論和尚。

「一個和尚打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有水吃。」這幾句話拿來做現在和尚的寫真，是再恰當沒有了。大之如住持當家，小之如雲水遊僧，都是抱着「各人打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你弄你的，我管我的，外侮來了也好，佛教滅亡也好，好似這些都是無關已事，大有「笑罵任你笑罵

，好歹我自爲之」的氣概！亦遇到有事，你推到我，我推到你，誰也不肯負起責任來幹。試看已往廟產興學呀！驅逐僧尼呀！搗毀偶像呀！鬧得滿城風雨，雖經這種大打壓，但是，和尚們依然如故，一點團結沒有，一點抵抗力沒有，嗚呼哀哉！我們和尚。

文章寫到這里，心里暗暗叫了幾聲慚愧，何以故？像這樣的什麼都不管的和尚，尚處安分守己，雖不怎樣護持佛法，但還不至於不信三寶，毀犯戒律（大智度論所說墮羊僧有些和尚，才罪過哩，吃了滿肚皮的飯，沒有事做，一不讀經，二不念佛，三不坐禪，四不修觀，專門吹噓！罪過罪過！弄得人家說：『世上最可惜，蚊，蠅，鼠，蟲，僧。』僧也者，就是和尚也，也就是三寶之中的僧寶，換一句話說：和尚就是活寶貝，寶只是人人所愛的，怎麼會被人憎惡起來了呢？也許是被人看出假寶貝，不是真寶貝了吧。

他們憎惡心里的表現，甚至見之於面，出之於口，當面給你一個下不去，像這樣的事，我本人親受過不知多少次

數。還記得兩次，都是在今年。却是在漢口，一次是正月初一，渡江去武昌拜年，在輪渡上無意中的擠擁，把一個人的帽子擠掉下來了，那人兩目圓睜，怒目相視，大有食我肉，毀我皮之概，但看了我這副尊容不俗，像個公子官兒，猜不該我是個什麼和尚，幾次想伸出的巨靈之掌，而終於無勇氣打我，自動的收回了，但口中還是說：『碰鬼碰鬼！倒霉倒霉！糟糟糟！』連說了幾次。

了幾路，同時又連呼我們『滾開滾開』不置，我們就受了這不自之冤忍氣吞聲的出來了。即此兩事而論，足可代表社會對和尚的一般心理了。

寫到這里，想停筆休息一刻，忽聽到樓下有人怪聲的大叫：『壽昌寺的搶案，原來是一個名叫福慧和尚的主動啊！現在被扣了。大概沒有活命吧。』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和尚那有當搶犯之理，也許是誤傳吧，若真的是和尚當搶犯，才是開千古未有之奇聞哩！一雙脚受住半信半疑的指使，不自主的下樓去望一望究竟，打開報紙一看，真的！福慧和尚當搶犯，顯然在目，還有假嗎？一定是真的了。

回到樓上，坐在床上一想：『福慧』，名字倒非常響亮，既有福德，又有智慧，福慧雙足，這個和尚，總算了不得了，誰知竟做強盜。又想：這是沒有開過佛教之故，不備世間名利之害，同時又不知因果之理，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而今身落囹圄，說不定還要身首異處。知有今日，悔不當初，福慧和尚，其有此感乎！其無此感乎？

社會上之待和尚也如彼，而和尚自已不替難迎老子爭氣又如此，我們總要想個安全的辦法才好，諸君諸君，有辦法否？

二四年三月二九日在四明延慶寺

病中亂緒

智嚴

整天懶懶坐，就想，呆看，看：風底狂吼，沙底聲嘶，人們底熙熙，社會底怪象！

看，看了後就想，想，想不迭痴坐，坐，坐到黑暗吞沒一切。每天總是這樣。

鼓不起生的樂趣，現不出慈祥的笑容，枯悶的心伴着瘦弱的病軀，滴答的鐘聲和着短促的呼吸，自然地交響。陡的鐘停了，無常給與我心一箭，鐘停了仍可再走，呼吸停了是怎樣？想！淚珠在面龐上橫流！不是貪戀現實的幸福。

珠在面龐上橫流！不是貪戀現實的幸福。

，不是恐懼死後的苦痛，悲哀的是空度一次人生，枉做了掛名的和尚！

這又走了，呼吸依然順。露出絲絲的笑容，生出微微的希望：病若好了，總要奮勉地幹一場！

痴痴的，呆呆的，釘着看，看着想，老是這樣。有人說我癡了，也許——金山住了一期，話頭參透了；——然而我沒有像濟顛的酒肉癡狂。心兒說我頹喪了，當然呀！病在心頭，怎得不頹喪！

病中想着，想到故鄉辛勤半世的阿父，慈愛而瘦弱的阿母。他倆爲着養兒嫁女成家的義務，勞苦了半世，受了多少風霜；不肖的兒女有時還給他倆傷心的劇痛，是多麼的罪惡啊！我呢，總在外方流浪，江南海北，度着遊子的雲水生活，他倆總是牽掛肚腸。日前母親來信說：

『苦命的三兒，你幾時回來？家中很是平安，你別掛念！望你好好的做一個好人，以慰我心！我時時的爲你祝福，願你在外平安呀！』

啊！阿母，年來農村破產，經濟恐

慌，誰个不受生活的逼迫而呻吟，何況我家非富有呢！啊！阿母，我何嘗苦？

苦的是阿父阿母呀！我徒長了廿三歲，不能爲父母分憂，不能使父母享一日的安樂，我是如何的不孝，我心上能何等慚愧呀！我淚在臉上狂舞，我心是上下忐忑。然而我不敢說出，因爲他們忍心者會打出官腔來說：出家離家，還有這些情念，真是世俗女兒之見！然而我願意有這些情念，並且還想到和我一樣地流浪的青年底父母，他們未嘗不感到如此同樣的傷心之淚啊！

我們底流浪者呀！我們該怎樣地努力，才能填補這悲哀的缺陷啊！

病中又想：偌大的宇宙，渺茫的人生，我了解了嗎？認識了嗎？宇宙是多元的呢，一元的呢，動的呢，靜的呢，唯心的呢，唯物論的呢，上帝造的呢，自然而有呢，水是萬物之源呢，火是最後之恩呢，陰陽二氣呢，太極虛無呢？這些我覺得有了解的必要。然而我不滿意上面的答覆，佛教告訴我：宇宙是無始緣成的！我很信受。然而無始緣成的真相是怎樣？我仍未曉得，這又是

感覺到慚愧的一點！

人生是有意義呢，無意義呢，真實的呢，虛幻的呢，生從何來呢，死從何往呢，父母未生時我是怎樣，生了後又是怎樣，人死了就算了嗎，還是另有話頭，還是即時行樂呢，還是修身養命？這些這些我覺得有認識的必要。然而上面答覆都是偏見。佛教告訴我：人生非真幻所能詮解，要唯吾人合理的生生活動以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完成！然而我是否合理的生生活動以完成三覺呢？這又使我生起無限的感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於國家我盡了什麼責任？休戚相關，互助合作，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貢獻？既爲佛子，當行佛行，我做了什麼佛事？聞思修行，始克親證，我證得什麼？性，相，禪，律，台，賢，密，淨，我通了那一宗？上求下化，光宗耀祖，我做了些什麼事？這些這些，那無限的慚愧充滿了我底心田！病一天一天的纏綿下去，慚愧也一天二天地增加。我何時才能解脫呢？病癡癡可，慚愧心一日不消，我底心也就一日難安呀！

整天價癡坐，默想，呆看，看：

世間的歡翻，人海的波騰，風仍狂

吼，沙仍盤舞；時輪不斷的軌進，生的

演化總是一套一套的演變，所謂宇宙人

生，英雄哲士，一切的一切，無不在這

絕對的圈中明滅幻化！佛家的輪迴，便

是這絕對的圓圈。

圓圈呀，輪迴呀，哲學家的玄想，

科學家的探討，總逃不出這圈的神秘，

在裡面頭出頭沒！

我底病算什麼呢？還不是一樣地渺

茫！

三月廿九鐵塔病房。

病床展轉，枯坐閒愁，感吾生之行

休，痛萬行之未立，每一撫思，愧

悔交加！亂絲團團，疾成斯篇，無

以爲名，名曰病中亂緒，語或淺鄙

粗簡，若村婦小兒；語或恢宏詭幻

，若痴人囈語；然皆信手拈來，道

地貨色，知者當能諒也。

知幻並識

東蓮覺苑最近事業報告

林楞真

1 發起組織之動機

東蓮覺苑者，香港佛神何曉生夫人張蓮覺居士所創辦也。夫人幼年篤信三寶，性復聰慧，而於世出世學，靡不悉心研究，提倡佛教，更不遺餘力；每觀吾粵佛徒雖多，而正信明達佛理者少，故受社會人士之譏謗視佛徒爲廢物，目僧伽爲頑民，故挽救此弊，非積極宣傳不爲功；但宣傳佛法，亦必先造就弘法人材，惟茲事體大，必有賴乎設社培養，從事教育焉。且以年來時局多艱，烽煙四起，南北紛爭，歲無寧日，嗟我黎民，何能堪此？欲求引兵息戰，共享昇平，捨佛法外，無他途焉，是以假遊山之名，而效善財遍參之實，凡國內外佛教勝蹟道場，無不遍歷，雖祁寒暑，山道崎嶇，亦不生畏，對於各地叢林古刹，佛化團體自行化他之平業，尤致意焉，廣諒周諮，務求詳盡，以資取法，希樹立一新舊融和佛化之宏規一生世人之耳目，遊罷歸來，遂分二途

進行，一方面辦女義學以攝其俗，因女子爲國民之母，若具有相當智識，始成良好家庭，推而爲良好社會，蓋夫人知女子要需教育實不後於男子也。一方面辦佛學以趨於真，因環顧國中研究佛學機關，多屬男界，少有爲女界設者，即或有之，亦附品耳，本乎一真法性無男女相，其宏法利生之職責，又豈獨讓於男？故先賃屋分設寶覺日夜義學校於澳門香港，假澳門功德林，設立女子佛學院，每月津貼百元，助其費用，幸得該林張居士主任教授，生徒數十名，皆精進研習，成立年餘，而好事多磨，居士以出家因緣去職，（即今之觀本法師）於是佛學院無形消散矣。夫人經此挫折，悲痛異常，居恒鬱鬱，飲泣零涕者不知凡幾，適鎮江竹林露公，退席遊港，遂請重行組織，招集舊生，未久之間，即於青山海雲閣若成立寶覺佛學社矣；但青山地勢偏僻，本屬棉居，終非久遠之計，故復在港覓地建設，以立永久之基礎，令專

心求學佛法者，有所安身立命焉。

2 購地建築經過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為何爵紳金婚紀念，以夫人興辦教育，慷慨資以十萬金，夫人得此巨款，喜不自勝，私忖可以完成積年之心志矣，於是積極訪覓地址，惟是港地，地少極昂，政府擇一地出，輒經年累月，及期又率為有力者出重資擄去，如是者數次，夫人不以失敗而退其志向，惟當靜居悲泣，自嘆福薄，勤求佛力之加被而已，果於民國二十二年秋，以一萬七千餘元，投得山光道地基，面積一萬二千餘方尺，當其投標之時，夫人又恐為人所購，多方設法，命家中老幼皆於佛前持咒誦經，又廣請戚友相助，幸他人亦知其為慈善教育事業，無有加價與爭者，噫！若非夫人精誠感格，曷克徵此？按此地價格為港方最低廉者，其他之地，動輒非五六萬元莫辦，如地價已佔去建築費之半，則計劃建築，費有不敷，挽人贊助亦大非易事，此所以計劃多方，而不能

實現也。今得此地，大慰所懷，遂以繪定建築範圍估價，審其忠實信素著者，得鴻生公司，遂以五萬九千餘元成議付與建築，連同裝飾費約十萬餘元，後又於奉獻殿上，加建兩層，一為祖堂，一為圖書館，以及其他內部佈置等等，計四萬餘元，因此超過預計原數之半，夫人憂心如焚，晝夜籌思，幾忘寢食，不獲已勉商之於爵士，爵士鑒其苦衷，允再贊助三萬五千元，如此難關始安然度過，人皆以夫人富有，辦事自易，而不知其辛苦艱難，至於如此也。建築期中，夫人每日必親臨指示，無間風雨，又得諸公駐內，督察指示，始成此偉大艱難之楚利焉。

3 現在事業一般

東蓮覺苑落成之後，即將青山佛學研究社，與波斯富街之寶覺女義學一併遷入，右為寶覺佛學社，左為寶覺女義學，茲將各部負責人，課程，生員，表列如左：

(一) 寶佛學學社

東蓮覺苑各部負責人員表

姓	字	性別	年齡	履歷	服務部份	職位
何張蓮覺		女		歷任香港澳門寶覺女義學校校長	東蓮覺苑	苑長
露	亭	男		華嚴大學肄業歷任竹林佛學院院長	佛學社	教務主任兼人
通	一	男		安徽九華佛學院畢業歷任玉山佛學社教授嶺東佛學院教授	人海燈雜誌	編輯

寶覺佛學社全體同學一覽表

林初真	女	三十七	日本橫濱大同學校肄業	佛學社訓育主任
潘慧凝	女	二十七	香港錦智中學畢業曾任澳門寶覺義學學校教員	佛學社史地國文教員
嚴潔卿	女	三十一	香港官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	寶覺義學社主任教員
馮淨覺	女	三十五	順德縣立高小畢業師範講習所肄業	寶覺義學社主任教員
嚴碧桃	女	十九	香港約智學校肄業	英文夜學主任教員
馮積臣	男	三十二	香海中英學校肄業	英文夜學主任教員
潘應麟	男	二十二	香港皇仁書院肄業	圖書館管理員
朱本樂	女	十九	寶覺女義學肄業	流通處管理員

法名	別名	籍貫	年齡	學歷	通信及住址
通慧	照真	廣東順德縣	十七	高小肄業	順德縣大良東門高第巷
修一	慧真	廣東順德縣	二十五	高小肄業	青山祇園別墅
契本	湛真	廣東新會縣	三十	初等四年	澳門和隆街十三號
淨根	善隆	廣東新會縣	二十四	高小肄業	屯門清涼法院
妙理	自覺	廣東潮州縣	二十二	初等四年	汕頭南澳縣聚福庵
宏平	自成	廣東潮州縣	二十五	初等四年	汕頭南澳縣雲澳迎雲庵
應良	自證	廣東潮州縣	二十四	初等四年	汕頭南澳縣雲澳迎雲庵
裕明	達成	廣東潮州縣	三十	初等三年	潮州潮陽四方地
惟苗	潤琮	廣東潮州縣	二十	初等四年	汕頭蓬州長慶庵
澄妙	心賢	廣東潮州縣	二十	初等三年	汕頭黃崗古巷宮崇心善堂
欽誦	瑞生	廣東潮州縣	二十四	初等四年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庵
妙譽	瑞樂	廣東潮州縣	二十二	初等四年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庵
懿峯	瑞周	廣東潮州縣	二十五	初等四年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庵

林朗真 李國真 黃柳真 李智真 潘樹真 黃淨晃 沈淑貞 古善華 陳融真 羅福豪 麥善勤 鄧翠屏 檀輝 顧哲 劉善彬 朱灼華 陳燕芳 鄭碧霞 張崇真 謝瑞蘭 蕭淨如 麥麗清 徐法綠

廣東惠州縣 廣東惠州縣 廣東順德縣 廣東南海縣 廣東新會縣 廣東新會縣 廣東潮州縣 廣東欽縣 廣東南海縣 廣東順德縣 廣東順德縣 廣東東莞縣 廣東南海縣 廣東中山縣 廣東中山縣 廣東惠州縣 廣東中山縣 廣東新會縣 廣東番禺縣 廣東中山縣 廣東順德縣 廣東番禺縣

二十三 二十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二 二十五 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五 十五 十七 十五 十四 十六 十五 十九 十九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八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高小肄業 初中肄業 初中肄業 初等四年 初等四年 初等四年 初等三年 初等四年 初等三年 初等二年 初等三年 初等四年 初等二年 初等二年 初等四年

元朗真安園
惠州三多祝橋街李明記
荃灣千佛山東普陀
屯門清涼法院
沙田紫雲精舍
江門象溪路黃家巷
香港荃灣淨覺庵
香港荃灣淨覺庵
香港沖雲街二百十二號
順德縣大良龍門巷三十五號
廣州青雲路錦榮北三十一號
香港軒輊詩道一百零三號
廣州樂師苑
九龍白蓮居
廣州小北路
廣州樂師苑
澳門下環街成和店
澳門下環街四十二號
澳門燒灰爐二十六號
廣州長庚路福德苑
大埔蔡山村
香港旺角西洋菜街
香港深水埗福永街三十二號

寶覺佛學社分甲乙兩級茲將課程表錄如左

甲						星期	時間
一	國文	歷史	經學	大乘起信論	行持	英文	八時至九時 九時至十時 十時至十一時 十一時至十二時 一至三時 三時至四時 四時至五時 五時至六時
二	國文	地理	尺牘	教觀綱宗	行持	英文	
三	國文	歷史	算術	大乘起信論	行持	英文	
四	國文	地理	尺牘	教觀綱宗	行持	英文	
五	作文	作文	算術	大乘起信論	行持	英文	
六	國文	國文	經學	佛經問答	行持	英文	

(二) 寶覺女義校學員姓名字表

一年班

史惠文 朱麗芳 吳寶銀 劉三妹 梁以鏗 王金娣 王嬌女 姚惠琮 張妙珍 梁桂輝 麥百芳 陳惠英 仇麗麗
 蘇惠珍 黎秀珍 馮敬巧 黃惠金 蔡連卿 蔡燕生 司徒賽屏 陳惠容 吳瑞儀 古杏芳 甘秀英 甘苑和 劉少珍
 陳連英 魏錦英 郭蘭 朱麗群

乙						星期	時間
一	國文	歷史	經學	佛法導論	行持	英文	八時至九時 九時至十時 十時至十一時 十一時至十二時 一至三時 三時至四時 四時至五時 五時至六時
二	國文	地理	尺牘	佛法導論	行持	英文	
三	國文	歷史	算術	佛法導論	行持	英文	
四	國文	地理	尺牘	佛法導論	行持	英文	
五	作文	作文	算術	佛法導論	行持	英文	
六	國文	國文	經學	佛經問答	行持	英文	

註備：每晨及午後各習觀一小時，星期日，朔望，諸佛誕辰，上早殿，星期日下午沐浴，習拳術一小時。

二年班

陳少瓊 周秀珍 蔡玉蓮 陳銳容 姚惠芳 陳妹
莫兆儀 柯玉珍 羅惠瓊 黎宵珍 梁惠如 楊秀珍
梁雨村 馮瑞連 梁金輝 鄭淑貞 鍾影梅 歐陽玉瓊
李月崧 歐陽淑貞 仇桂施 林瑞瑛 方嘉貞

三年班

謝引枝 崔瑞瓊 屈秀珍 李愛瓊 梁初長 黃佩霞
陳秀華 潘麗英 楊惠珍 招寶霞 陳卓蘭 江美嬌
孫惠貞 趙惠連 張如好 唐玉珍 胡秀貞 歐陽惠貞
林淑珍

四年班

區麗芳 馬玉蘭 林池影 張蘇妹 戴詠琴 張淑儀
利彩珍 陳瓊芳 陳健 張惠芬 劉德貞 馮佩芳
馬玉貞 趙瑞娥 歐陽麗嬌 區碧玲 廖瑞聘 孫惠英

五年班

周秀容 蕭少瓊 麥寶瓊 秦貴容 梁桂珍 郭潤金
古月明 林劍珍 羅麗霞 羅惠貞 陳少芳

六年班

董瓊玉 黎燕珍 黎兆瓊 趙瑞瑛 容麗貞 梅玉屏
容麗英 譚愛瓊 招寶球

寶覺女義學每日上午九時起授課至下午四時止，課程與普通高小學校相同，每日下午全體生員隨衆上晚殿，星期日則念佛。

(三)漢文夜學英文夜學情形

東連覺苑附近村落，多貧寒勞働之家，為家境所困失學之女青年為數最夥，日則須往工廠工作，博蠅頭之利以助家用，無暇晷以攻讀，夫人憫之，於苑內特設夜校，俾得工餘負笈來學而不得其工務，聘嚴碧桃先生主任教授，每日下午七時起至九時止，授與平民千字課及普通學科知識，務求速成，使不幸失學之女同胞，不致日不識丁，以期普及教育焉。

寶覺漢文夜學學員姓名表

馮桂靈 何福華 文惠珍 姚惠景 徐麗娟 石群英
宋秀清 金惠英 李潤森 林秀英 周華寬 何容嬌
李月靈 黃惠珍 周月英 曾瑞卿 賴慶雲 周福連
謝瓊珍 盧志賢 姚金榮 曾月英 連玉珊 連瑞嬌
陳翠梅 何桂珍 列美霞 鄧金蓮 曾少佳 周碧容
蔣麗瓊 李鳳貞 周瑞英 黎少貞 何玉珍 周惠蓮
葉金英 盧秀珍 郭桂卿 梁秀珍 張雪蘭 鍾連娣
曾鳳清 張舜英 馮樂展 周麗華 蕭惠容

漢文夜學之外，另有英文夜校，教員馮積臣先生，熱心教育，素有經驗，故夫人延請為英文教授，丁茲二十世紀，歐風東漸，吉盧之字，亦為治學者所必需，矧港地為華洋雜居之處，我女僑胞族此倘不諳英語，則事事必落他人之後，故定於下午五時起至七時止分A、B兩級教授，現在生徒共五十六名，外來參加就學者每年祇收五元，以撥充馮先生車馬費之用，其餘佛學社生徒則免費焉。

(四)佛經流通處

香港人煙稠密年來研習佛學者日多，如欲增高佛國智識，非多閱佛經不可，惟港地流通處寥寥無幾，故特於苑內章馱殿兩傍，設佛經流通處已於上海揚州各處購請佛經數百種，以便信仰佛法者之請閱焉。

(五)人海燈雜誌

人海燈雜誌原在潮州嶺東佛學院發行，歷時年半，頗能振人耳目，去冬該院主事人等將有他就，而以人海燈續辦事引為憂慮，乃由寄廬通一兩法師函商此間蓮覺居士及露公法師，請為續佛慧命廣續接辦，當時居士以東蓮覺苑建築經營，達十餘萬，實感力有未逮，且佛教雜誌訂戶無多，香港郵費印費倍于國內，最低限度年非千金莫辦，頗感躊躇。但繼思中國佛教之衰，弊在真象迷失，被人誤解，挽救之道唯二：一，口頭宣傳，二，文字宣傳：然口頭宣傳限於時境，歷久或則遺忘，形于文字則不然，假車舟之便，可及諸遠，而又可歷久傳觀，致力於佛教者，豈宜眈眈視之？且中國佛教刊物屈指可計，華南終至絕無，又殊不忍此人海一綫燈光至于遽然熄滅也，無已，慨允勉為撐柱，減彼拙此，強任仔肩而已。幾度接洽，乃于最近遷來，聘露公法師為審定，通一法師為編輯，遷址紀念號已發行，識與不識，無不讚蓮覺居士衛教情殷也。

(六)圖書館

圖書館為知識之淵府，亦參考所必需，佛典有宋本砂磧藏一部，儒典有四庫全書珍本，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已皆預約，夫人又將家內珍藏之書移置館內，以備苑內外人士之參閱焉。

4 本院永久性質及其計劃

本苑由何張蓮覺居士施資創辦，定為十方選賢法派尼衆叢林，以作十方女衆研究佛學永久常住，設立苑長一人，總理苑內一切事宜，但苑長資格必須比邱尼在三十歲以上，宗教兼通，行解相應能說法教授後學者。并立苑董會，聘請本港附近大德涉門護法居士，聲望素著者十一人為董事，監督審核苑內一切事宜，存苑長未選到之先，權由創辦人充任，苑長一席，現正在物色之中，一經選出，即組織董事會矣。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為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貳角陸分)
價目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壹角叁分)
每期二大張大洋貳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附載

權實論

黃柳珍

這是寶覺女佛學社本學期終結的幾篇試卷，一般讀者對這幾篇不成其為文章的文章也許會掩口而笑，不過，寶覺佛學社學員在環境上，在時間上，能有這點成績，已屬難能可貴呢。我們希望今後這班學員，要從思想上，程度上，去找尋自己的缺點，認清楚了，然後埋頭趕上去，能在不久的將來，對這幾篇文章自己感覺到會心的微笑與不滿，我相信前途會有驚人的成績！勉之勉之！

大庸

第一義中，絕諸對待，無所謂權，亦無所謂實，聖人巧被機宜，為實施權，開權顯實，機病既有千差，法藥寧能一致？其實窮徹源底，唯一佛乘而已。如來大悲濟物，從實施權，開方便門，如從水起波，全波即水，水波豈二物乎？權實亦然。從體起用，攝用歸體，實即是權，權即是實，實無二相可得。

然而眾生心體妄動，變妙明為無明，於是競起三惑，諸病叢生，病既不同，藥豈能一？故我如來，以大悲妙智，對病設藥，應機施教，從一佛乘而開三乘五乘，乃至無量方便，無非引誘鈍根從淺至深，漸次修證，雖開三權，無非

真實，故無權無以顯實，若根利者，隨聞一法，無非實法，所謂圓人受法，無法不圓，以實融於權，則無實而非權，以權顯於實，則無權而不實，圓融絕對，事理無碍，實際理地，不立一塵，建

化門頭，不捨一法，法法皆真，頭頭是道；然則權與實，為一乎？為二乎？吾固謂權是即實之權，實是即權之實，一而二，二而一，豈得謂為隔裂不融者乎！

權實論

李智真

釋迦世尊，隱木垂迹，降神西乾，捨金輪之尊榮，而詣雪山，苦行六載，道成之後，以同體大悲，權實二智，隨順物機，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慶喜結集，以種種方便，任運度生，對病發藥，藏通別圓，名為化法四教，

藏通別三皆名為權，唯圓教觀乃名其實；應機利物，方便隨宜為權，直達本懷，究稽旨歸為實。前三教悉是隨官故名為權，圓乃究竟實說，故名為實。以巧會物機，故曰為實施權；權為實而施，無所謂權，故曰權含於實；機既成熟，

遂開三權，莫非真實，故曰開權顯實，以實融權。良由衆生根性不一，致使如來巧說不同，所以有頓，漸，大，小，權，實，半，滿，顯，密，偏，圓，互相錯雜，萬別千差，末世衆生，根器鈍劣，欲泛如來教海，誠無所措其手足，徒興望洋之嘆而已。

且古今諸德分判一代勝教，或爲一時四時，或爲五時六時，判釋紛紜，莫

衷一是，此皆隨所證之淺深，未達釋尊之本懷，就所知而判釋耳。惟天台智者親証法華三昧獲大總持，窮通一代底蘊，深達佛意，由是以佛知見，依大藏經義分別五時兩種四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不蔓不漏，一旦大少迥判，權實攸分，後之研尋教乘者，其庶乎得諸門

風止息，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衆生亦然，自性本淨，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惜乎衆生不知妄本無體，誤以爲真，遂致三細六粗，興波作浪，五意六染，濤湧

讀大乘起信論書後

慧真

余讀大乘起信論後，始覺佛法無邊，淵深浩渺，迴非凡情可測，蓋此論乃

之相，皆是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

降，說明根身器界，皆由無明不覺而起，無明無體，舉體全真二門一心，猶如波水，閱者倘能於是領會，際疑捨執，而起正信之心，作歸家之想，不猶深暗退炬，久雨逢晴，而瓦解冰消心清意快者乎！

讀大乘起信論書後

照真

，悉心精究，豈能搜其奧隲之美哉？且余性顛愚，何能探其秘要，殆僅略識其大概而已。

余自讀馬鳴菩薩大乘起信論後，未

邪見，所有罪業，奚翅恒河沙數？如是

夫一心真如，爲一法界總相法門體，亦即一切凡聖染淨之根源，隨無明染流則爲生死六凡，隨始覺淨流則成出世四聖，是故聖凡之別，不出方寸之間，所異者在於迷悟耳。故論云：一切心識

皆不掩卷與思重感於斯文也！竊惟過去諸佛，具有萬德莊嚴，身心清淨，常樂我淨，事理圓融，何等自在？回觀現在大衆地生，無不沉迷六道，輪迴生死之內，受一切身心大苦，三毒熾然，起大

而各異：是以菩薩愍物長迷，淪溺苦趣，真如妙法掩蔽，慧日冥蒙，行六百載

，故作斯論，以爲木鐸。引沉迷衆生起大乘正信，未久之間，佛日重興，光遍大地，使如來金口所宣四十九年一代時教，燦然轉明，是誠與我脩啓三藏之金匙，灼霄昏之寶炬也。

斯論總爲五分，具說一行三昧，真如迷悟，不出一心，義理幽深，決非凡夫所能達其源底，況余下根，安可希冀！唯於第四分中，修行信心分，乃菩薩

對未入正定者而說，中互有種門，謂：若能依此修習，漸得無量三昧，得入如來真等正覺。聞斯之後，心慚感奮，誓修此門，不求世間名利恭敬，盡於未來，常行自利利他之行，不放不縱，防八風之動；所獲功德，迴向佛果菩提，余雖下根劣智，敢自勉旃，唯祈菩薩悲憫，常加庇護，使余願早得成就耳！

讀大乘起信論書後

李圓真

起信一論，乃至極大乘甚深秘典，爲寶藏之鑰匙，法海之指南，文簡義括，總百部大乘要義，賅括無遺，故吾讀後不禁有望洋興嘆之感焉。嗚呼！博地衆生，無始時來，從真起妄，迷水逐波，妄取外緣，起惑造業，沉淪生死，無

隨機應現，惑物長迷，故作斯論，使佛口重光，慧燈續耀，大乘奧義，復現於當世，破邪顯正，返妄歸真，除疑捨執，正大信乘，無愈於此矣。

夫如來說法，或權或實，方便多門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一一靈禽

雉

有了期；良由不知本具真心，妄執六塵緣影，迷而不覺，猶如衣裏明珠，不自覺知，向外馳求，夫豈可得？迷之愈深，執之益重耳。

當佛滅後，六百餘年，外道繁興，毀謗正法，是以馬鳴菩薩，大悲內融，

（一）晉道生，遁跡虎丘寺，有講臺石，

至今存焉。一時居平堂，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往來滙兌，甚感不便，茲爲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款，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爲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或交通銀行爲盼！

其旨趣無非欲令衆生歸大乘正道，直達佛地而已。當知大乘一法是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行人能依此法，從信起解，由解起行，行解相應，勇猛不怯，必至涅槃，吾儕可不勉乎！

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雖獲改報，今在某家爲兒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泊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之年便命終。因瘞於林。一夕，俄而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豈成寺。即今半塘寺是也。』(現應錄上)

(二)東晉時有僧法志，結庵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於庵之側，每聞誦經聲，則翔集於座旁，若侍立聽受，如是者七年。一日懽懽，師撫之曰：『汝雖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旦遽殞，即埋之。及夜方假寐，夢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爲男子，右腋猶有雉毳可驗。』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尙來也！』舉衆異之。携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三莖。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下有毳，命名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既爲僧已，隨方問道，了悟宗乘，得大辯才。東

遊會稽，因至秦望山，遂伐石誅茅，爲住山計。專誦法華，僅於一紀。一日將暈，有一女子，身被彩服，手携筠籠，內有白豕一隻，大蒜兩根，立於師前，泣而言曰：『妾山前某氏女，入山採薇，路逢猛虎，奔遁至此，日已夕，草木陰翳，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可乎？』師稱嫌疑，堅却不從。女子雨淚哀鳴，師不得已，讓以草牀，即蒙頂誦經。至於三更，號呼疾作，稱腹痛疼痛。覲視之，師投以藥。女子痛益甚，叫不絕聲曰：『倘得師爲我案摩臍腹間，庶得小安。不然，即死！佛法以慈悲方便爲本，師忍坐觀，不一引手見救耶？』師曰：『吾大戒僧，摩挲女郎，此理何也？』懇求之切！即以巾布，裏錫杖頭，遙以案摩。斯須告云：『已瘳矣。』翌晨，女出庭前，以彩服化祥雲，家變白象，蒜化雙蓮；女子足躡蓮華，跨象乘雲，而謂曰：『我普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來相試，歡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污染。』言訖縹緲而去。爾時天上雨花，地皆震動。是日太守孟公頤方晨起，忽見南方祥雲氤氳，光

射庭際，而雲下隱有金石絲竹之音。訪問得師，聞普賢示化狀，遂併師之道行聞於朝廷。即奉勅建寺額，號法華寺碑等。

(三)齊僧安，不知何許人，持律嚴謹，禪講優暢，時譽歸之。文宣時，安聚徒王屋山，(懷州)二千餘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伏座側，若聽狀，食時則出飲啄，晚講，伏聽如初。訖三卷，不復至。衆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矣。』武平四年，安行頭陀於越州，徑至一家，呼雌雉！有一女出迎，禮拜歡喜。女之父母以爲異！邀入設食，安問何以名女爲雌雉耶？答以初生髮如雉毛故耳。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而涕泣，苦求出家。其父母欣然許之。時女年始十四，爲講涅槃，聞即領解，至後三卷，則不能有所通矣。自爾陞座開演，遠近赴集，說其宿因，衆亦加勸。(六學僧傳二十四)

(未完)



六祖大師 (續)

汪冰予

(四)

一連滿落了三天的雨，緊一陣，疏一陣，綿亘得使人心裏同壓着一塊大石子似的透轉不過些微的氣來，別說年輕的人的一顆跳動的心捺不住這性子吧，上了大把年紀的人也都感覺一種說不出的寂寞哩！

小三子外婆就最憎厭雨天的一個，今年也靠近六十左右的人了，望去可該恁事退火，可就不然，由那晚落雨起，在她已經變成了一個同窟窿一樣的嘴里却常常迸出粗濁的語調來，不是該殺的就是瘟天，數數可也就咒了有百來遍。

還有長工老阿福也成天困在屋子裏，不是這樣不好就是這樣不如他意，本來這傢伙患有肝火過旺症，也有點傻氣。每次正當罵得起勁咧，忽然天空像火龍雲了一下眼，頭便縮到掉肚底下去，正如跪在神前禮拜一樣的懺悔起來，可是轟——隆一個炸雷响完之後，這老傢伙摸摸心又無賴的探出了頭噤哩咕嚕

翻起兩片潤厚嘴唇來，誰不在背後指戳他，就是他自幾十七歲的女兒勸破了嘴也不行，橫豎老阿福就這們樣愛碎嘴，誰能管了他？

春節里的雨雖然銷住了人的心霏，但是銷不住自然界的需要啊。

堤邊枯柳像從沉睡中蘇醒了一樣的揉揉惺忪的眼皮又在春風里擺動着瘦腰，園里碧桃花是那末樣嬌滿滿地同少女一般的藏在葉下掩着半個臉在窺人！一個山嘴，一個泥沼，一株野花，一塊田龍，都青青地孕着濃厚的春意。

誰說春天是討厭的？春天究竟是可愛哩！

第四天上止了雨，太陽又高高的從白雲堆堆中露出了圓臉，火炙炙的曬到身上像針穿，有時抹過來幾陣溫馨的風，那真會使人陶醉的閉上眼皮呢！

春風醉人，春雨惱人，三天來，蟄伏在屋子裏面的惠能該怎麼難受哪！

這一天，惠能起得比往常早有半個

時辰，吃完早餐用手抹過嘴興奮的跑去將山柴又束齊了又打算上城買，無意抬起頭看看天，太陽好像對他笑。

『街上已經乾透嗎？』惠能媽在屋裡洗滌着碗筷一眼瞥見他忙得額上浮起了一層油汗這麼樣子問，臉是微笑着。『媽，正都乾着呢。』頭又低了下去。

『有點？——當心又絆了筋斗！』
『那不會吧？』

『我看孩子你息一天吧，淋漓滑跼怎好走？強如今天落了雨，也……』

惠能雪雪東東一陣子站起身，手勾在背後凝了一會神，沈重的說：

『媽，爲了要生活，還談到這些嗎？不備這一點點，路上遍滿荆棘都得慢慢過去！這世界不掙扎那兒求生存？而況這路上並不怎的難行。媽瞧天空這火炎炎的太陽一會還怕不統統照乾嗎？唉，這世界正是我們少年人忘掉了一切去硬幹的時候呀！……』

媽的眼眶有點給說酸了，她向惠能點點頭，『好的，理會得，你得細心一點哪！』轉過身去好像在她嘴角邊低低

流出了這麼一句：「惠能這小孩子究竟是可愛的！」

在都市生活的人們正當睡意正濃聽鶯啼懶醒的高臥中的時候，惠能肩上負着重擔像駱駝一樣已經跨上了迢迢征途了。

初晴的路上伏着一層薄薄的輕泥，又像黃沙，走在上面同踏着橡皮一樣的有彈性，滿路綠柳和紅花同片斷的青山白水一點點從眼中倒了過去，春情旖旎，可真會使惠能一顆冷靜的心狂躍起來，無限的悵鬱都像被春風掃光了一樣。『呵！願春風永遠吹進我的心扉呀！』

走完了冗長的村道已經到了北城邊，由城根東首穿出去是一條狹幾乎只能容得一人的巷子，從這狹巷子順着連進三個巷街再從第三個巷尾灣出去，便是人烟稠密的橫街的一個必須經過的空場。

平時這空場上荒荒的沒有一個人會在這兒留戀過片刻，今天特別的竟擠滿了，連東邊木欄和坎塚般的一個個垃圾堆上都高踞着人，每個人臉上都張緊張的血脈像在跳動。這顯示有了特別的

事故，惠能也靠近人叢立住了腳。

因為他距離比較太遠，他前面一層層的竟有八九排人在伸頸墊腳的蠕動，當然是不會有多大準確的發見給予惠能。他好像祇見到人堆中間有一個全身綽素打扮的青年婦人，約莫廿四五歲光景，平坦的臥在地上，蒼白的臉上滿凝着鮮紅的血，和沙土黏起來竟變成紫色。白衣上面也末了斑斑血跡！他非常駭異，當然這是他第一次嘗試到人吃人世界的滋味呢！他真不能再看這慘痛的形態了，頭像發暈，他閉上眼，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女子是爲了什麼呢？』

他很想解決這問題，因為他雖愚，慈悲心往往會超過道貌岸然的人幾個轉子，誰人能觀了這挑柴的小伙子？

從一個尖臉會說嘴的人的嘴里他知道這女子是一個新失去丈夫的孀婦，被狗官縣令的螟蛉子瞧到，想誘家去作老婆，牠不從，那狗官的兒子不知怎樣施起牛性子就會蠻橫起來，那女子駭怕，急了牠沒法子想，便從驚慌失措里偷偷拾起一個小石子順手從那傢伙眼上擲了

去，可恨不巧，只擦傷了左腮一小塊油皮，那傢伙盛怒之下就將牠打倒在地並用厚底的鞋底在她彈得破的嫩臉上很命踏了幾腳，揚長的走了！，並一面說：『看誰管了我！』（未完）

海潮音目錄第十六卷第七號

論軍事當局之破除迷信	法舫
南京棲霞鄉校師生毒毆寺僧	雨塹
對於現實思想發達的批判	東初
自利利他之方便	持松
了境能變識之研究	曙惺
中華佛教印象記	鈴木大拙
人生學(續)	王恩萍
三階教之研究(續)	墨禪
評今日中國之佛法與化佛	明性
菩薩戒品釋(續)	法尊
題普菴祖師書金剛經	太虛
觀日山房詩文鈔序	芝峯
炳瑞老和尚六旬德臘大慶序	善論
十五年之居士界序	大醒
地址：武昌千家街海潮音社	

海吟集

芝峯法師舊作

大庸選

竹摩抄

止齋詩稿數卷，多出主人少年時代舊作；棄諸破篋，幾爲蠹魚所盡！近忽檢得，擬編輯付梓，以供同好，此乃全牛一鬚耳。——竺摩識

禪室二十則

(錄五)

歸來無事掩禪關，只許白雲相往還；
一陣清風吹宿霧，杜鵑聲裏看春山。
春風十里屋三間，薜荔掩門月鎖關；
莫謂仙源塵世隔，無心終日自清閑。

和竺摩法師

十絕

不堪回首話前因，帶水拖泥剩此身！
整日看山住不得，逢人猶說絕纖塵。
十年行脚四居山，是非非人我間，
解脫未由緣障惑，可堪長此落塵寰。
舉目僧倫都憤憤，阿誰振作祖師風，
願憑一管如椽筆，寫至心窮與血窮！
天籟心弦自和鳴，山光水色信潛靈，
豐干不作饒舌者，萬古千秋已定評。

山居雜詠

深山匿跡豈徒然，欲究楞嚴了義禪，
野鶴閑雲爲伴侶，松枝數葉味綿綿。
炎涼世態胆驚寒，萬事權將冷眼看，
且歇狂心修淨業，蓮花池內托身安。

松徑往來唯白丁，了無貴介到門庭。
追風木馬拖飛霧，門月泥牛踏落星。
枝枝梅影上欄干，淡艷冷香耐歲寒。
海鶴一聲天地白，禪心且向月中看！

萬法唯心成說食，三十一念證爲真，
研經析教所知障，誰是躬行實踐人？
子期謝世早焚琴，流水高山徹妙音，
一曲無生才奏出，百千萬億衆回音。
夜色清明露正收，撩人促織鬧啾啾，
披燈一卷無生論，舉首圓輪掛壁頭。

每夜更深寂靜時，念珠八百手中持，
不求成佛樹王下，此界他邦任去馳。
妙性天然絕始終，青枝董葉本相同，
迷時類若花遮眼，悟處猶如月照空。

舉頭疊疊見峯巒，四壁蒼黃如是觀。
打破白雲天萬里，招來明月掛眉端。

通一

深谷棲遲罕匹倫，定中勘破假和身，
爲憐一類塵勞容，化作詩禪透筆神。
日長無事便高眠，客到揮毫一字禪，
自笑夢魂勞碌甚，窗前輕雨細如煙。
玉笛傳來音裊裊，長空月色正朦朧，
心湖此際涼如水，杵杵鄰庵半夜鐘。

悅西

懷冰作丐最奇哉，何不息心絕往來？
塵事原無生與滅，轉身萬里剎那回。
無始輪迴直至今，生來死去總悲辛，
迷流萬丈誰能出？獨有彌陀駕捷艇。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 利園佛學會自芝峯法師南下以來，已作數度公開演講，聽衆極爲踴躍，最近法師又應聽衆要求，從陰歷七月初五日起每晚七時至九時，宣講大方等如來藏經全部，約二十日可以完滿，昨日爲開講第一日，聽衆之多，開歷來法會之新紀元，聽衆莫不讚嘆法師爲生公再世得四無碍辯也。又自法師來港，已將佛學會停辦之香港佛化刊恢復，附于香港新中日報，定每週出版一次，以廣宣傳。據聞佛學會負責人擬將香港佛化刊恢復爲半月刊，與報紙週刊分頭進行，刻在籌備中，實現之期，當在不遠，記者深爲香港佛化前途賀也。

又 東蓮覺苑寶覺女佛學社，女義學訊，英文夜校，漢文夜校，最近已放暑假，從陰歷七月初八日起，啓建普利佛七，至十五日止，屆時各部員生，一律參加。聞此次舉行佛七之意義以佛學社學員平時注重理解，故借假期舉行此種佛七以資証發云云。

杭州 莫千山爲避暑勝境，今年內政部長黃郛又上海聞人錢永銘施省之吳蘊齊沈仲鈞等均在該山消夏，乃恭請太虛大師就該山公益社作佛學演講，凡在該山避暑者，無不參加，誠盛事也。

上海 中國佛教會本年度改組爲理事制，日前已於上海總會成立，據報紙紀載出席代表共有五六省，以全國佛教會之開會情形如此，又何怪乎各省縣佛教會之不振作，記者深盼本屆理事諸公，能腳踏實地做出些須有益佛教之工作也。

東京 中日佛教學會自去年七月籌備以來，將及一年，忽聞於本月十一日午後二時在東京傳通會館開成立大會，是日計到中日佛教泰斗常盤大定，高島采峯，渡邊哲信，大村桂巖，來馬琢道，安藤正就，本莊可宗，後藤朝太郎，守屋貫教，及周憲文代表管照微，王璠瑛，釋墨禪等六十餘人出席，當時並有茹華佛教協會會長等二人亦同參加盛會

，是日天氣晴朗，人各柔和謁見之下開會，當由福井康順氏司會，(一)大衆全體肅立齊唱三歸依文畢。(二)藤井草官氏致開會辭其大意謂：中日佛教有關人士之親善提携協力並求學術向上發展云。(三)公推常盤大定爲座長。(四)好村春輝氏報告該會籌備之經過。(五)釋墨禪氏報告中華佛教之現狀。(六)會則審議終後，公選釋談玄，黃輝邦，韓哲武，淺野研真，石田幹之助，緒方宗博，高神覺舜，近藤宗治等爲理事。釋墨禪，福井康順，結成令聞，好存春輝，神田惠雲，福田宏一，藤井草官等爲常務理事。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福田堯顯，矢吹慶輝，鈴木大拙等爲顧問。至於定長評議員，則由理事會及顧問會中決會云。(七)來馬琢道，本莊可宗，渡邊哲信等來賓演說，(八)結城令聞答辭散會。聞該會純以中日佛教徒之連絡融和並互研究佛學之機關，想該會成立之後，而於兩國佛教定多貢獻云。

杭州 海潮寺本爲杭州四天叢林之一，近年因交通不便，致佛事寥寥，加之寺田都在嘉興，去歲旱災顆粒無收

該寺歷年積欠錢糧不少，致煜華和尚被拘於嘉興縣政府押繳，寺務遂由副寺玉清維持，該寺住有一百三十餘人，連雲水堂在內，近以收入毫無，鍾康候居士助米式担，杯水車薪，何堪維持？玉清乃擬暫行止單，閉門自救，該寺雲水堂僧衆，致起爭執，玉清呈請公安局救濟，公安局當呈市政府，市府以和尚之事，佛教會應負其責，聞該會召集討論，並無辦法云云。

——鎮——玉山佛學社開辦十有餘年，十方僧衆來社修學者，亦屬不鮮。但該社向來收藏經典圖書，修學者免感缺少典籍參考；故現該社雪松和尚有感於斯，遂附設圖書館，收集經典圖書，除該社原有明版大藏頻伽藏等佛書外，茲得吳寄塵居士捐贈宋版藏經一部。若有大心之士，發心捐贈藏經典籍者，供諸學子研究，尤所歡迎云云。

——上——杭州市佛教會常務委員靈隱寺方丈却非，法鏡寺方丈目濤，昭慶寺方丈本蓮，近以本埠霞飛路（嵩山路口）二五四號慈航週報社（覺林蔬食處樓上）於今年六月十七日，發刊之慈航週報

上，載有關於杭州理安寺改選住持新聞一則文字內有指摘杭市佛教會并非正當僧人組織等之惡意誹謗，該方丈等以自己雖然四大皆空無色無相，祇須嚴守清規，但被誹謗者係團體，且杭市為佛教叢林古剎萃薈之地，該會又屬依法立案之唯一宗教團體，關於全會之信譽，影響極大，爰以該會法定代理人資格，延顧肯夫律師代理，具狀特二法院刑庭，自訴慈航週報社散布文字毀損名譽，其訴狀稱為散佈文字誹謗宗教團體不依法紀載發行人，編輯人，姓名，提起自訴，並附帶民訴事，竊敵會係杭州市諸山叢林所組織，經黨政機關立案，認為合法宗教團體，並因服務社會事業，迭蒙政府獎勵各有案，乃被告於本年六月十七日，忽在報上刊登杭州理安寺新聞一則，內稱市佛教會非正當僧人所組織，自身屢蹈法網等語，羌無故實，惡意誹謗，在僧等個人四大皆空，無色無相，祇要自嚴戒律，本可笑罵由他，然其所誹謗在非屬個人，乃屬團體，竊查杭州一市，為佛教一大道場，叢林古剎之所薈萃，而敵會又為杭州市佛教之唯一代表

團體，其信譽之所關，影響於佛教者甚大，事關公衆，難安緘默，茲將提起自訴之理由，分別陳明如左，誹謗之部份，報紙紀載，雖有言論自由，然必須有真實之事實，其事實尤須有關公共利益而可受公評者，始得為適當之評論，此法律上必然之解釋也，讀被告所載文字，無的放矢，謬加以非法僧人之惡名，又復虛構事實，謂敵會自身屢陷法網，誠不知其所謂非法僧人者何人，屢陷法網者何事也，被告此種行為，實犯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之罪，不記載編輯人發行人姓名之部份，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為出版法第十二條所明定，又竊查同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出版品無第十二條所定之記載或記載不實者，處二百元以下之罰金，被告自發行以來，屢對僧衆作含沙射影之舉，此次竟誹謗及於公共團體，自訴人偏翻該報，並無編輯人發行人之記載，其預為犯罪後卸責之地步，不言可知，被告此種不法行為，實屬觸犯出版法第十

二條，而應依同法第三十條處罰者也，附帶民事訴訟部份，被告之犯罪行為，直接損害敵會之信譽，依法應由被告負回復名譽，及賠償損害之責，回復名譽之方法，惟有仰懇鈞院判令將本案判決書全文登載，上海及杭州各大日報三天，而令被告負擔其費用，對於損害賠償，因敵會名譽之價值，初非金錢之所能估定，故祇請求判令賠償大洋一元，以爲法律上之一種表示而已，基上理由，

編者的話

仰懇鈞院迅傳該報負責編輯人及發行人到案，治以應得之罪，並於附帶民事訴訟部份，如自訴人之請求判令被告履行，以維法紀，而保公共團體之信譽云云，法院據狀，昨日上午時，由邱煥瀛推事開刑二庭傳訊，自訴人等代理律師陳自訴意旨如上，被告慈航週場社無人到案，庭上逾諭令自訴人調查被告之發行人，編輯人等之姓名報告到案，候再定期傳訊，即退庭。

編者

說來說去總是日程趕不上，又出了這一個合刊，真是沒辦法的事！

誠胡適之博士一文本期刊完了，我們很希望作者們多發心做這類文章，一則是抵禦外侮，一則是改除一般人對佛教的誤會。

自然哲學與人文哲學，在思想上，在理論上，不愧爲一篇佳構，不過，還嫌玄深些，希望作者以後下筆時要顧到「淺顯」和大衆化方面。

本刊上期所刊門通訊匣中有妙釋寺被標封一語，該稿原是廈門讀者投來，茲據另訊，妙釋寺並未標封，函應更正，並希望讀者以後再不要以不翔實的通訊稿寄來。

觀察日本佛教感想之片斷一文，都是老實話，不知讀者們讀了有何感想？作者所作日本佛教觀察記一書，月內即將出版，先此介紹。

新蒙古月刊目錄 第四卷 第一期

蒙古人士對於國內舊習應

有所鑒別

姚敬濟

復興蒙古民族應從教育下手

雲從龍

蒙古與中國

鐵君

中東路讓渡復蘇聯邦遠東

洪炎秋譚

察綏概況

吳永蔭

內蒙古寢和清的歷史關係

洪炎秋譚

蒙古陵寢之神秘及成吉思汗

之博克多

一塊炭的罪(小說)

姚舒

老馬(詩)

何一鳴

蒙古青年園地：秋雨

楊毓峯

一日來蒙古事輯要

專載：教育部修正公佈待遇蒙藏學生

章程

地址：北平旗壇寺西大街前當舖胡同

二號新蒙古月刊社

本刊介紹佛教讀物

刊名

地名

全年定價

海潮音月刊

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連郵二元

正信週刊

漢口佛正信會

連郵一元

淨土宗月刊

武昌黃河灣二號

連郵五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連郵五角

佛教雜誌

山西太原佛教雜誌社

連郵二元

護生報

上海貝勒路護生報社

連郵五角

欲請經者注意！

本流通處開幕未久，已從京滬各處批請大批佛經，共數百種，名目不及備載，如蒙惠顧參觀，無任歡迎；再者，本流通處志在流通法寶，便利佛教信徒研究起見，價目格外從低，區區微忱，謹此佈掬，

飽馬地 山光道 東蓮覺苑流通處啓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擴充舖面遷新和興西街二十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

貨真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花剗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

人海燈

第二卷第十七十八期
民國廿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兩冊	預 定			零售每期五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廿四冊	十二冊	冊數	
定 費 先 惠	一元二角	六角	本 港	郵 費 四 分
	一元二角	六角	外 埠	

本刊徵稿新例

-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 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二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逕啟者。本報為應法界同人需要。發揚大乘教義。普及佛化宣傳。特日出一張。內容分評論。格言。人簽。新聞。專件。社會消息。文苑。廣告。欄等。勝義世諦。道俗共賞。出版以來。謬承諸山大德。長者居士所稱許。茲為廣結法緣。起見。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下。如承訂閱。請即將份數。在後列定報單內。分別填出。連同報費。一併惠交本社。即當按日如數奉。倘荷鼎力介紹。流通。尤為歡迎。

一 不論個人團體。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者。八折收。十份以上。七折收。二十份以上。六折收。但報費須於訂報時一次付清。如零星隨交。仍照單訂。壹份價目計算奉寄。(本條適用各地或一人總寄)

二 凡本報訂戶。登載廣告。如係訂閱三月。或照廣告原有價目。九折收。半年者。照原有價目。八折收。全年者。照原有價目。七折收。除批發。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表處章程辦理。(函索即寄)

三 如有願推廣弘法者。除批發。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表處章程辦理。(函索即寄)

四 定報價目。本埠三個月。洋一元。六個月。洋一元九角。全年。洋三元六角。國內及日本。每月洋五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洋二元六角。全年。洋五元。郵費在內。報費先惠。郵票以一分半分為限。餘不收。

廣告刊例

- (一) 報名下一長方。每日計洋十元
- (二) 一四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八元。半行四元。
- (三) 二三四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七元。半行三元五角。
- (四) 封面上短行。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 (五) 二三四版下面短行。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五行起碼。

上海 開北新疆路 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謹啟

定報單

定報人姓名 定報份數 定報銀數 定報人地址 介紹人地址 介紹定報人姓名

此致 (上海開北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台照

民國 年 月 日